

参与公共探讨

第十四册

第二单元

我们参与的动态

暂定稿

(开发中教材)

1. 1. 1. PP 版

2024年3月17日



儒禧研习中心

Copyright © 2024 by the Ruhi Foundation, Colombia

All rights reserved. Version 1.1.1.PP March 2024

中、英文版权均归属儒禧基金会(Ruhi Foundation, Colombia)所有。

参与公共探讨 第二单元 我们参与的动态

2025年7月版

Ruhi Institute

Cali, Colombia

Email: instituto@ruhi.org

Website: www.ruhi.org

合作者

儒禧研习中心是哥伦比亚巴哈伊总会属下的一个教育机构，其宗旨是为哥伦比亚人民的灵性成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培养人力资源。几十年来，它所编制的教材越来越多地为世界各地的巴哈伊社团所采用。

本研习中心课程编制的思路 and 方式有别于某些传统做法，譬如设计、实地试用和评估这样的线性方式。相反，所有教材的编写都立足于基层社区为满足社区发展的迫切需求采取的一些服务行动所积累的经验，教材乃是这些经验的提炼成果及体现。它们一方面是将巴哈伊信仰的教义应用于某个特定服务领域所习得经验的记录，另一方面又是使这一学习过程系统化的一个工具。小册子《学习中成长：儒禧研习中心的由来和巴哈伊信仰在哥伦比亚大规模拓展纪事》对这种方式作了如下描述：

只要发现有某种教学上的需求，一群在基层工作的人便会为此聚首磋商，形成一套如何开展相关教学活动的构思，并付诸实践。然后，对实践的结果进行检讨、评估和磋商，在此基础上对整套教育活动进行修改并再度付诸实践。以后，又根据实际效果进行反思、改进和修正。如此，课程的开发和实践过程不会因为等待教材的准备和评估而耽搁。在每个阶段，教学活动都是用现有的最佳教材进行的，大家坚信，在巴哈欧拉启示的指引下，唯有通过实践和反思，才能逐步形成更加适用的课程教材。然而，这教材并非是几个人编来自用的，到了某个阶段，的确有必要将教材的纲目和内容确定下来，使其他人能够安心使用。当大家觉得已再无修改的必要时，便会将定版的教材施用于特定的课程。必须注意的是，“磋商、行动和反思”应该是一个并行不悖的发展过程，而非僵硬呆板、按部就班的操作。

随着儒禧研习中心教材的广泛使用，教材的研发开始越来越多地吸取世界各地将教义应用于人类生活的经验。在实际编写时，虽然视在编教材的特点会有多种形式的编写过程。但一般而言，教材的编写在其定稿及出版之前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初步大纲

在这个阶段，课程只是由一些基本概念和一系列巴哈伊著作引文组成，以这种组合方式达成既定的教学目标。在一段时间内，该初步大纲只是由从事实际服务工作的一些小组使用，为形成丰富有效的课程内容而努力。

二、草稿

随着行动的推进，教材也相应地得到修改和完善，新的实践经验被纳入其中并增添一些由此而产生的新想法。通常，编写者会对若干概念进行修改，添加新的巴哈伊著作引文，或者增加一套简单的练习题，用以帮助对某个主题的理解或掌握某个重要的技能或态度。借助这个过程，一套切实可行的课程或教材便形成了。这个阶段通常称为草稿阶段。随着行动的推进，教材也相应地得到修改和完善，新的实践经验被纳入其中并增添了一些由此而产生的新想法。通常，编写者会对若干概念进行修改，添加新的巴哈伊著作引文，或者增加一套简单的练习题，旨在帮助对某个主题的理解或掌握某个重要的技能或态度。借助这个过程，一套切实可行的课程或教材便形成了。这个阶段通常称为草稿阶段。

三、出版前暂定稿

一旦认定内容完整后，教材就会作为“出版前暂定稿”广泛印发。在持续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某章节课程内容需要调整位置或一两个习题需要修改，于是便可能出现一些后续的版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到教学目的的修改会越来越少，到了这一阶段，教材便可以安排出版了。

我们很荣幸能向一些组织和机构提供这本已达到预出版阶段的教材。该教材是正在开发中的《参与公共探讨》一书三个单元中的第二单元。欢迎您根据使用本教材内容所取得的经验，向我们提供宝贵建议。

儒禧研习中心
哥伦比亚

给辅导员的几点建议

本教材为《参与公共探讨》一书三个单元中的第二单元。该书是儒禧研习中心主干系列课程的第十四册。本单元“我们参与的动态”旨在描述信仰发展现阶段中，我们参与此类活动的若干显著特征。结合第一单元“我们参与的性质”，本单元希望能够帮助参与者深入理解使个人能富有成效地参与社会探讨所需的知识、技巧和能力、灵性品质及态度。

第一单元的开篇部分简要介绍了参与者在儒禧主干课程中到达当前阶段所经历的学习历程。文中回顾了他们在服务道路上不断前行的过程中，如何逐渐培养出开展富有意义且振奋人心的对话能力。现在，他们要面临的挑战是：不仅要发展在社会话语空间里与他人合作所需的能力，还要培养使自身的贡献与信仰的教义相一致的能力。前者是第二单元关注的重点，而后者已在第一单元中加以讨论。每位辅导员在带领小组学习本书各单元之前，应对能力建设进程的性質进行思考——正是这一进程使参与者准备好迈出下一步。

在这里，辅导员不难认识到，参与公共探讨的成效取决于参与者在开展儒禧课程相关的服务实践中所培养出的各项能力——包括第一册提倡的与朋友共同反思祈祷，第二册建议的家庭拜访，第三册和第五册详述的与儿童和青少年父母的交谈，第十二册提议的促进家庭间的持续对话，以及第十三册所述的通过分享圣作中的概念来塑造集体意识。辅导员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自学习第一册以来，参与者如何同样系统地获得了基于巴哈伊圣作去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他们直接接触上帝之言，并被引导深思圣作引言对挺身于服务的人生可能面临的境况的含义，这帮助他们能辨识某些思想行为与教义相悖，而另一些则更符合教义。后续每册课程都在持续强化这种能力，直至第十三册，参与者有机会反思指导其所有努力并使之保持一致的发展性概念框架的若干要素。因此，辅导员应确信，当他们学习第十四册时，他们已准备好思考塑造当今社会体系和进程的理论中所包含的假设，并辨别其与教义相矛盾之处。当然，随着人类在集体事务中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并采纳那些表面看似符合巴哈欧拉教义实则深层相悖的理念，这项任务会变得更为微妙。有鉴于此，第一单元提供了两个分析示例——一个来自经济学领域，另一个与新闻媒体有关。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单元并不要求辅导员，更不用说参与者，对上述两个领域要有广泛的了解，通过积极生活所获得的常识应足以获得必要的洞察力。然而，若要完成这项任务，即依据巴哈欧拉的天启来审视关于社会体系与进程的性质及演变的种种观点时，我们必须既要避免极端的相对主义，又不能屈服于狂热主义。在当今世界，“教条、迷信和偏见”与真理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这正成为一项愈发艰巨的挑战。因此，在呈现两个分析示例前，本单元引导参与者结合“探索实在”这一责任，深入思考此项挑战的本质。除了这些核心议题外，本单元还提供了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以帮助参与者加强对参与公共探讨的基本理解。通过环境议题的实例阐明了“对话”一词的概念——即我们更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引导参与者初步了解人类群体商讨人类生活重大事务的各种社会空间。概述自巴哈伊信仰创立以来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活动进展，包括它如何从巴哈欧拉天启中汲取力量，如何因阿博都-巴哈在其演讲和书简中阐明的灵性真理得以丰富，如何受到圣护留给我们的关于世界状况及其运作力量的精辟分析所塑造，以及今天如何受到世界正义院的指导。

在参与公共探讨时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主题是偏见。摆脱偏见这一主题始终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而我们对消除偏见的承诺坚定不移。无论这个主题在每个社区引发多么严肃的讨论，无论我们必须如何敏锐察觉所接触的理论 and 主张中的微妙偏见，更为关键的是要确保我们自身的观点不被周围社会普遍存在的偏见所侵蚀。对此，本单元警示参与者切勿低估偏见的顽固程度——它可以同时存在于多重维度：个人思想和心灵之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之内以及文化肌理之间。

第二单元继续探讨第一单元提及的问题，即我们参与公共探讨的意义。这里的探讨首先确认了核心概念框架的重要性，该框架塑造了我们为拓展和巩固巴哈伊社区、开展社会行动和参与社会探讨所做的努力。这一框架在我们开始讨论上述三个行动领域的关系之初打下了基础——在地方层面上，它们联系紧密，难以明确区分；在国家 and 国际层面上，则应有具体的结构和组织安排来促进我们在公共话语领域的工作，并将这一行动领域产生的知识系统化。通过学习本单元，参与者应认识到，巴哈伊信仰体系设立的正式机构在参与各种对话时，广泛借鉴了巴哈伊社团在社会基层实践所获得的洞见。同时，他们还应认识到，随着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此类的探索实践日趋成熟，那些在地方层面上的工作者将持续受益于不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宝库。

在奠定这一基础后，本单元提出了一系列观点，旨在强调在这一行动领域中如何体现概念框架中的某些要素：我们作为人类福祉的倡导者，在进入开展社会探讨的空间时所秉持的态度；与志同道合的组织和团体合作时应遵循的规范准则；通过注重相关灵性原则的磋商过程去实现思想共识的承诺；如同其它领域，在这一领域所采用的学习方法——行动、反思、磋商和研习——以增强我们对社会实在的解读，并提升我们将信仰教义与科学内容及方法相结合来改造世界的集体经验的表达能力；以及我们必须采用的语言性质，无论是口头、书面还是网络内容，都需要以越来越直截了当的方式清晰地描述我们的身份和作为，同时避免无意中采用短暂、分裂的观点、意见、概念和思维模式，以免阻碍我们为持久变革贡献力量。

当然，无论我们参与的公共探讨涉及何种主题，也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场合，我们心中始终秉持着一个由信仰圣作所塑造的宗教观，它激励着我们个人和集体的行动。本单元将用一些篇幅来探讨这一概念，以及宗教在社会变革中发挥其应有作用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成为团结之源，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友谊，远离教条和迷信，并与科学保持和谐一致。与之前的课程一样，本单元再次提醒参与者一种最富有成效的宗教观——将宗教视为与科学互补的知识和实践体系。然后通过引导参与者进行一项练习来说明，秉持这一观点如何使人类能够汲取唯有宗教才能提供的灵性真理与洞见，以应对日益加剧的相互关联的全球危机。

与上述讨论紧密相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各个知识领域提出的主张和理论，这在第一单元已有探讨。第二单元将对此作简要扩展，要求参与者结合“人类正在经历类似从青春期迈向成熟期的动荡过渡阶段”——我们不断演进的概念框架中的要素——这一论述重新思考该问题。了解我们在人类演进历程中的阶段将深刻影响我们观察人类存在各个维度的方式，包括其智识生活。参与者需注意，巴哈欧拉的天启是检视一切人类成就的光明之源。本单元指出，投身于各研究领域的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思考如何通过对天启中的概念的日益深入理解来启迪当前学术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在这方面，和我们其它所有的努力一样，其成效最终将取决于我们所彰显的灵性品质。最后，本单元建议参与者反思若干与参与社会探讨特别相关的灵性品质。

在小组学习第二单元时，辅导员应该意识到，并非每位参与者都一定会在正式场合中参与社会探讨，但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这一活动领域的动态，尤其是它与社区不同层面（从地方到国家乃至国际）的相互关联。这样，即使是那些没有直接参与公共探讨的人也会认识到，通过越来越深入地参与社区建设进程，他们也正在为这一行动领域做出贡献。而从该进程中，大量关于如何应用教义来重塑社会的真知灼见将持续涌现。

第 1 节

在第十四册第一单元中，我们思考了在众多社会对话空间中就人类面临的各种议题展开讨论时所作贡献的本质。我们注意到，开展富有意义且振奋人心的对话能力是参与这活动领域的关键，而这种能力正是你通过行走儒禧系列课程所定义的服务之路，在每一步中持续发展的。从踏上这条路开始，你便在各种场合参与对话的挑战中显著提升了这种能力。现在，你在这方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思考该如何在巴哈欧拉天启的指引下理解和剖析重大社会议题，从而确保我们对此类议题的对话所做的贡献能日益符合祂的教义。

本单元旨在审视我们作为一个社团参与公共探讨的动态过程。在上一个单元，你已尝试识别可立即参与社会议题对话的空间——也许是通过你的职业或学习，也许是你所在村镇或邻里的日常活动。同时，我们也提及了其它类型的对话空间，这些对话空间都对信仰机构和整个社区开放，无论是在地方、区域、国家还是国际层面。我们注意到，后者包括作为巴哈伊社团参与各种对话以及与民间团体和组织开展合作项目等。巴哈伊机构显然在这一进程方面发挥着引导作用，而我们在此处的探讨将主要围绕这一参与领域展开。然而，我们所讨论的诸多内容同样适用于在教育和专业环境中进行的对话。在这些环境中，个人有很多机会——例如通过会议演讲、学术研讨、撰写论文和文章等形式，将信仰教义与人类努力的各个领域联系起来。当然，我们的探索最终都应助力我们所有人，既能为我们社区关切的重大议题的讨论贡献真知灼见，亦为我们持续参与社会生活提供助益。

第 2 节

在本单元中，我们讨论的一个自然起点是重新审视参与社会探讨的目的。即便我们努力在个人和集体生活中践行巴哈欧拉的教义，但我们仍清楚地意识到，祂所设想的维持社会关系的伟大变革不会仅靠巴哈伊的努力就能实现。世界正义院解释道：“每个国家、每个群体——事实上，每个个体——都将或多或少地为人类正以势不可挡之势迈向的世界文明之崛起做出贡献。”

因此，无论是在推进巴哈伊社团的成长进程中，还是在参与社会行动或公共探讨时，我们都被一种愿望所驱使，那就是慷慨无私地分享巴哈欧拉的启示，让所有希望从祂的话语中汲取灵感的人以用来应对其面临的挑战，并为改善世界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自身对圣作的理解是有限的，而合作伙伴为共同事业带来的经验和见解，往往能让我们受益匪浅。让我们思考下面世界正义院及其授写函的几段摘要，它们阐明了我们参与公共探讨的目的以及若干特点。其中一段摘要告诉我们：

“这种参与可以发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从地方到国际，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动——从互联网论坛上的非正式讨论和出席研讨会，到传播声明和与政府官员接触。重要的是，巴哈伊应出现在众多社会对话空间中，在这些空间中，涉及诸多问题的思想和政策渐渐演变成形，比如治理、环境、气候变化、男女平等、人权等。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适当的时机，以最大的谦卑，慷慨、无条件地提供信仰的教义和他们将其付诸实践的经验，为改善社会做出贡献。”¹

世界正义院这样描述我们在国际和国家层面所作努力的性质：

“巴哈伊社团日益重视的另一个领域是参与对人类福祉有重大影响的对话。在这方面，它的努力方向是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不断拓展对话空间，与志同道合的组织和个人并肩工作，尽可能寻求促进磋商进程，并提出能够凝聚共识和相互理解的基本原则。”²

在另一封文告中，它解释道：

“参与社会探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服他人接受巴哈伊的立场，也不是为了进行直接传导。它也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公共关系活动或学术活动。相反，参与者应采取学习的姿态，参与真正的对话，在对话中，他们可以分享从圣作中获得的见解，以及将其付诸实践的经验，为推动特定对话的进展做出贡献。”³

这段话重申了我们在这些对话中提出的观点：

“……在某些国家，致力于解决所在社会面临之挑战的领导人和思想家越来越欣赏巴哈伊提出的视角。这些献言都明确表达着源于巴哈欧拉启示的真知灼见，吸取了世界（各地的）信徒所积累的经验，其目的是提升这些讨论，使其超越那些往往阻碍社会对话取得进展的刻薄与争执。”⁴

以下哪些陈述反映了我们参与社会探讨的性质和目的，以及它的一些目标、特征和方法？

- 参与公共关系活动
- 进行学术研究
- 使讨论超越分歧和争论，因为分歧和争论已经成为许多公共对话论坛的特征
- 慷慨而睿智地分享我们从信仰教义及其实践经验中获得的洞见，以促进世界进步。
- 增加信仰追随者的人数
- 增进人们对信仰历史的了解
- 通过引导关注灵性原则来促进思想共识
- 点燃人们心中信仰的火花
- 找到机会让巴哈欧拉的教义之光照亮涉及人类进步的讨论
- 让人们熟悉能启迪其工作领域的信仰教义
- 阐释信仰的神秘教义
- 与志同道合的组织和团体一起学习，探讨教义的真知灼见怎样应对社区面临的各种挑战

- 探索巴哈伊信仰的教义对社会结构和运作的影响
- 寻找机会仅仅为了学习周围人群的经验，因为人类已经积累了浩瀚的知识
- 强加我们的宗教信念
- 从人类各个领域积累的知识和信仰的教义中汲取洞见，以促进理解
- 通过游说，对社会的法律法规进行特定修改
- 参与提升集体意识的讨论，认清社区在物质与灵性进步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挑战的本质
- 与社会中和我们一样怀有造福人类的美好初衷而参与公共探讨的个人和团体建立真诚的友谊
- 调整信仰真理的表述方式，以迎合流行思想的某些趋势
- 简单地断言巴哈欧拉的天启和巴哈伊社团的贡献是治愈社会弊病的唯一希望
- 利用最新的广告和市场营销方法传播巴哈伊信仰
- 为持续对话提供独特见解
- 深化对社会体系及其运作机制的理解，以便提供教义中与其健全发展相关的真知灼见
- 鼓励磋商
- 支持每一个引起我们关注的社会项目
- 学习更准确地解读实在
- 权衡信仰教义与进步社会运动的理想
- 提供巴哈伊经验为范例，特别是其在团结不同背景人群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 提请人们关注世界各地巴哈伊面临的不公待遇

第3节

除了凸显我们参与公共探讨的目的之外，上述练习还提醒我们在儒禧系列课程中经常思考的问题——近数十年来，得益于这个宏观概念框架，我们努力的成效得以显著提升。在一封授写函中，世界正义院指出：

“推进拓展与巩固工作、增强社会行动、加强社会话语构建，关键在于要秉持一个不断演进的概念框架。这个框架能够梳理想法、绘制行动蓝图，并会随着经验的积累而日趋完善。”⁵

世界正义院进一步解释道，这三个工作领域是“在社会基层进行的统一、外向的同一举措的不同维度”，且“遵循着共同的行动框架向前推进”，而这“最能使得活动的整体模式具有融贯性”。

如你所知，这个不断发展的框架的各要素是“相互强化的”——尽管它们“在不同的行动领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在第十三册第二单元中探讨了 this 框架的若干要素，为便于讨论，将其分为以下几类：永恒真理和基本原则；关于社会及其演进的陈述；我们的价值观和态度，对特定活动领域相关概念的理解；以及我们的方法和方法论。

在本书第一单元中，我们简要探讨了其中一个要素——“独立探求真理”的原则——对我们参与公共探讨的影响。我们还借助两个示例分析了在评估关于社会特定体系和进程的提议时，如何以巴哈伊信仰的要素为指导——这种能力正是我们需要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便将巴哈欧拉的天启之光融入不同对话中。当然，随着持续的经验积累，我们正不断增强集体能力，从而能根据特定行动领域的特点，恰当地运用这一动态概念框架中的相关要素。

世界正义院在提及我们对社会探讨所做贡献的这一能力时写道：

“从本质上说，这种能力旨在围绕影响人们生活的问题参与谈话，提供基于巴哈伊原则和巴哈伊经验的视角。以此来看，这是许多巴哈伊几乎每天都有机会实践的技能，例如在他们的学业或职业中，而该技能

可以通过参与研习课程得到培养；社会话语构建更为正式的表现形式，是巴哈伊国际社团和各国对外事务办公室的核心工作。然而，与基层释放信仰的社会建设力量相关的是，拓展和巩固工作让巴哈伊与民众的联系更紧密，使得他们对于一个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以及民众克服这些问题的渴望有了更深的认识，于是，对这种交谈能力的需求就更趋强烈。随着参与社区建设活动的人数增加，巴哈伊社团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也越来越需要针对社会进步的障碍、其交往人群所忧心伤神的问题，提供深思熟虑的观点。”⁶

希望大家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这一进程——自学习儒禧第一册以来，我们每个人都始终参与其中：

“参与研习课程，越来越能让上帝之友做好准备，更加深入地参与广大社区的生活。并且是在赋予他们知识、洞见和技能，使他们不仅能为所在社区的发展进程，也能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简而言之，研习中心是信仰的社会建设力量得以释放的一个强有力工具。”⁷

根据上面这段引文，请与小组成员讨论：参与研习进程如何培养持续深化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当然，这一主题我们已在第十三册中深入探讨过。这里要求你具体描述的是，当个人踏上服务之路时，如何将学习与行动相结合，持续赋予他们知识和洞察力、灵性品质和态度、技巧和能力，从而为主流探讨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4节

你在上一个练习中所描述的各项能力，在社区建设进程已达到一定强度的联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在这样的联区中，特别是开展密集活动的核心区域，人们亟需学习如何运用信仰的教义来重塑其内在和外在生活。世界正义院指出：

“随着联区内社区建设工作更趋密集，那里的朋友们必然会愈加意识到阻碍人们灵性和物质进步的社会、经济或文化壁垒。儿童和少年的教育缺乏支持，女孩承受着传统早婚习俗的重压，家庭需要帮助来适应陌生的医疗系统，村庄苦于一些基本必需品的匮乏，或是不同群体间的敌对传统导致了长期偏见。巴哈伊社团在拓展和巩固领域的行动遇到上述和其他许多情况时，如果条件允许便会倾力回应这些现实。”⁸

让我们看看下面的几个事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这些事例中，朋友们展示了如何根据面临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研习课程推动的教育进程中所发展起来的能力。这些事例也表明了所采取的行动类型，这些行动能够在当地就关切议题展开更广泛的对话。

南美洲某国一个社区的少年组计划开展清理河道的服务项目。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即便清理后不久，河道可能会再次被垃圾填满。为应对这一挑战，小组成员们决定不仅要清理河道，还要提高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他们磋商后一致认为创办一份社区通讯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然而，另一个挑战随之而来，这个挑战直接与清理工作本身相关：如何获得执行项目所需的资源。这时，他们与邻里家庭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起到了关键作用。一名官员从当地一位母亲那里得知此项目后，调派卡车和工人协助少年们将大量垃圾（包括废弃电视机和家具）从河中清运至主路，还提供了几个告示牌提醒人们保持区域清洁。随后，该小组制作了他们的首期社区通讯，分发给社区内的一百二十多个家庭。

*

在欧洲某国，一群正在学习研习进程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是移民的父母和邻居提供语言教学。这些课程逐渐发展成有组织的定期聚会——来自不

同背景的家庭齐聚一堂，探讨友谊、人类一体和男女平等话题。这些讨论激发参与者为妇女开设识字班，帮助她们更好地满足子女的教育需求。参与这一倡议的人们逐渐认识到，宗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种力量帮助他们将思想与精力集中于团结人类的纽带、家庭福祉的共同愿景，以及建设一个更加和平世界的渴望。

*

在澳大拉西亚某国的一个社区，相当比例的居民以不同形式参与了正在推进的社区建设进程，音乐则在当地年轻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参与研习进程的年轻人看到了其社区面临的挑战，渴望将他们从社区活动中获得的希望感传递给社区中的每个人。于是他们提出了两个问题：“如何通过音乐将我们从学习和行动中获得的见解传递给更多的人？”以及“如何创作出能引起社区居民共鸣的深刻歌曲？”他们决定聚焦于与之密切交往的居民们经常思考的概念，例如团结、对知识与教育的追求以及真正繁荣的物质与灵性维度等。在与居民探讨这些概念的过程中，他们提出问题，得出见解，这又引发更多的讨论，并最终帮助他们创作出直击人们关切的歌曲。例如，在探讨“每个人都有能力认识人类一体性”这一观点时，他们受到启发创作了一首歌曲，用人体作比喻来描述人类的相互依存关系。歌词中的一句是：“人只为己实属假象，正如单个细胞无法独立运作。”

投身这一进程的人们意识到，接受人类一体需要自身思维的深刻变革，但崇高的理念本身并不足够，必须付诸实践。对他人的无私服务，正是信仰人类一体的自然体现。因此，服务社会成为他们所有创作歌曲的核心主题。

*

在北美某社区，一群在此服务的朋友为家长和社区成员举办了一个名为“社交媒体与家庭”的研讨会，探讨数字技术对家庭幸福的影响。这个研讨会的构想源自多年来与家长们的多次交流，家长们对孩子过多使用电子设备的情况表示担忧。通过反思自身经历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与会者得以分析个人和集体意识如何受到数字工具的影响。他们总结出一些可以在家庭中培养的健康习惯，以帮助家庭成员减少对社交媒体的过度依赖，以及一些可以强化这些习惯的价值观和灵性原则——包括家庭凝聚力和为社区服务等。与会者还决定定期举办类似的研讨会，以检验他们将持续对话中获得的见解应用于实际生活中的收获。

第5节

上述事例表明，当集体意识被提升到不仅关注自己面临的重大问题，而且还意识到其中蕴含的灵性原则时，集体行动的意愿就会得到加强，创造力和各种才能就会被输导到公共利益上。这些事例还说明，社区基层的各种活动——拓展与巩固、社会行动以及参与社会探讨等活动紧密关联，有时甚至难以明确区分——社会行动和参与公共探讨方面尤其如此。很多时候，提升人们对某一社会问题的认识的对话——如儿童教育、乡村医疗或环境健康——往往会有有条不紊、结构清晰，特别是在受巴哈伊启发的组织已建立了相应项目的村庄和社区。随着这些项目的推进，所积累的洞见无疑会丰富相关主题的对话。世界正义院在下文中探讨了这个问题：

“有效的社会行动可以丰富社会对话的参与，正如参与一定的对话并从中获得真知灼见能够帮助澄清塑造社会行动的概念。在联区的层面上，参与公共对话既包括在日常谈话中介绍巴哈伊理念的简单行动，也包括更正规的、围绕社会关注主题的活动，例如出席气候变化与环境、统治与人权等有关的会议和准备论文。当然，与村庄和社区内的公民团体和地方组织进行有意义的互动也是必要的。”⁹

下面这个非洲国家的有关描述展现了基层的社会行动和参与对话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当某村庄的水源性疾病增加时，该地区一家由巴哈伊信徒推动筹建的健康中心随即通过加强当地初具雏形的健康对话来着手解决相关问题。健康中心认识到关于健康（包括疾病成因）的讨论，需要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因此他们与村长和地方灵理会磋商，遴选了接受培训后可以推动相关对话的人选。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村里培训了十三名健康教育工作者，开始组织家庭团体聚会。在这些聚会上，大家一起祈祷，就儿童营养等议题进行磋商，学习常见疾病的成因和症状，还就更广泛的社会议题如男女平等进行反思。参与者们承认，研习进程所培养的习惯——共同祈祷、反思、磋商和行动——对这些聚会的成效至关重要。村长注意到，通过这一举措，人们的健康意识大有提升。

具体来说，这些对话促使村庄水源性疾病的发病率显著下降——通过保持河岸清洁的集体努力，水质得到了明显改善。之后，许多村民们还自发组织开展了其它活动，例如修缮了一条附近医院救护车通行的三公里长的道路。

一位支援该健康中心的临床医生表示：“家庭小组和卫生教育者形成的协作体系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讨论健康问题。社区发现，改善整体健康状况的最有效工具不仅包括获得特定药物或技术，更在于培养解读自身现状和为制定解决方案而进行磋商的能力。”

想想你所在联区或你熟悉的附近联区的一个密集活动中心。在每个这样的中心，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和社会行动实例开始有机地涌现，一个不断扩大的核心朋友圈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到社会生活中。这群朋友们对他们所服务人群所关注的议题和问题正形成越来越清晰的认知。相关对话不仅出现在家庭拜访、祈祷会和学习小组中，也出现在社区的各种社会空间中。根据你对该密集活动中心进展的了解，请写下一些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第6节

上述反思清楚表明，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是从众多引发公众关注的话题中精心筛选少数几个作为关注重点。事实上，甄选值得关注的话题有助于我们确定最有成效的合作团体、组织和协会。综合前文所述，此类话题应具备这些特点：必须切合社区面临的真正挑战；具有持久的重要性；有潜力达成共识；能够在概念和实践层面展开对话。而应予以规避的则是：无论多么吸睛却流于

琐碎轻浮的话题；过于狭隘的话题；转瞬即逝的话题；以及观点严重对立到似乎难以达成一致的话题。关于最后这类情况，世界正义院在致某国家灵理会的授写函中建议，应鼓励其相关国家机构：

“逐渐熟悉国家层面的各种社会空间，了解相关对话议题。这样做将自然而然地避免晦涩难懂、引起分歧的对话，并越来越善于识别巴哈伊可以基于信仰教义贡献其观点的对话场合。”¹⁰

现在请回顾你之前记录的所在联区中人们普遍关注的议题。其中哪些具备深入探讨的价值，哪些则应当回避？

在地方或联区层面，请举例说明有哪些社会空间可以就已识别的有价值议题进行对话？

在第十三册第一单元中，我们研读了世界正义院 2010 年 12 月 28 日文告的一段内容，其中指出，在农村地区的密集活动中心，“地方灵理会对此要肩负诸多要责，但不是作为项目的执行者，而是作为道德权威的发言人，以确保朋友们努力把信仰之教义付诸行动并通过行动、反思和磋商的过程来改善状况时，其行为之正直不受损害。”文告还观察到，这样的灵理会“必须学习与当地的社会和政治机构交往，逐步使其认识到巴哈伊信仰的存在及其对当地进步所施加的影响。”

该文告进一步解释道，上述情况同样适用于在城市地区运作的地方灵理会，但此外，它还有责任“对难以计数的、超越了地域概念的、由分散的人群汇合起来的社会空间加以熟悉，并尽其所能向他们奉上铭刻于教义中的智慧。”“此外，”文告还指出，“一个城市地区的组织结构——无论是社会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有着更广的范围和更大的数量，而地方灵理会必须学习如何与之合作。”

在此还需特别指出，在地方层面上，常常对信仰开放的一个对话空间是由众多关心青少年教育的协会、组织和个人创造的。在这一空间里，往往能展开热烈的讨论，而巴哈伊经常能通过分享巴哈伊社区教育进程中的相关概念，获得促进思想塑造的契机。

第 7 节

前面第四节和第五节的事例表明，当我们与个人和家庭以及所在地区的民间团体和机构互动时，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社会基层的对话。随着参与者能力的不断提高，这类对话也相应地得到有机扩展。然而，在国家与国际层面，则需要建立专门的机构和组织来促进巴哈伊社团参与公共探讨，并系统化整合它在这一行动领域积累的知识和洞见。在 2013 年里兹万文告中，世界正义院指出：

“……各连续计划的进程已完善了社区参与到每一个空间里所出现的普遍对话的能力——从个人谈话到国际论坛等。在草根层面，参与这种举措是自然形成的，就像参与社会行动的教友数量的稳步增长也是通过有机的途径一样，根本不需要特别的举措去刺激它。但是，在国家层面，对于这些已经在数十个国家社区中运作的专责机构来说，它却更为经常地成为关注的焦点，并根据行动、反省、磋商、学习这一熟悉而有效的模式向前推进。”¹¹

因此，我们参与社会探讨的程度自然会因具体情况而调整。然而，我们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个层面上的贡献，其实质内容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对社会

生活的深度参与，特别是源于我们日益积累的经验——将巴哈欧拉天启之光投射至我们服务社区面临挑战的根源上。在这方面，世界正义院指出：

“随着社区建设工作的强化，朋友们正在运用自身已经发展的新能力，来改善周围社会的境况，而对于神圣教义的研究，也点燃了他们的热忱。短期项目的数量激增，正规课程的范围扩大，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以巴哈伊原则为指导的发展组织’在从事教育、健康、农业及其他领域。从各民族的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转变之中，可以看到巴哈欧拉圣道的社会建设能力的明确迹象。因此不难理解，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各部门在参与广泛的社会对话的努力中，正从这类或简单或复杂、或短期或长期的社会行动实例中，获得越来越多的灵感。”¹²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为公共探讨做出的努力，反过来也为在社区基层工作的朋友创造了一个可供汲取的知识和经验宝库。我们在另一份文告中读到：

“国家总会的附属机构也在通过各种途径，为推广有益于公众福利的理念而贡献力量。从国际层面来讲，像巴哈伊国际社团的联合国办公室这类机构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如有必要或意愿，在社团基层工作的朋友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并获得能力，来努力应对周围社会所忧虑的问题。”¹³

以下是众多事例中的三个，它们彰显了基层努力如何为国家层面的探讨做出重要贡献：

为了在国家层面的探讨做出贡献，太平洋某岛屿上的巴哈伊社团邀请了总理办公室和教育部的代表、村庄首领等齐聚一堂，共同磋商道德教育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总理办公室主任首先表达了其他与会者的心声：“我们渴望建立一个幸福持续、没有分裂、人人安居乐业、相互关爱的社会。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培养年轻一代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建设这样的社会？在这方面，教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地巴哈伊社团数十年来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仅通过创建各种教育项目，更重要的是通过基层努力，培养年轻人服务社会的能力，这一点已获得广泛认可。

在探讨如何提升个人的道德品质时，一位村长强调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并指出“教育体系常常被视为仅仅是一种为孩子们就业做准备的工具。”他进一步评论道：“一个有效运作的社区需要纯洁的心灵，灵性原则应当指导人的行为。完全受物质主义原则支配的社会只会日益衰败。但如果灵性原则也能引导我们的社区，那许多社会问题就会消失。”一位来自太平洋地区某大学的参与者回应道：“这意味着教师不仅要专注于帮助孩子通过考试，还要教导学生如何在上社会上与他人相处。”

基于在青年能力建设上的丰富经验，巴哈伊社团的代表们在讨论中介绍了无私服务的概念，以及年轻人在促进社会进步时如何学习将其应用于自身生活。该概念的实践通过青年开展的诸多行动得到了体现，包括为保护本地物种而发起的管理村庄周围森林保育区的举措。

展望未来的聚会，一位代表感叹道：“这次对话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与会者原本对社会现状颇感沮丧，但当发现并非只有自己渴望解决年轻人面临的挑战，且确实存在可行的前进道路时，所有人都重新燃起了希望。”

*

在非洲某国，约三十位酋长们齐聚乡间，商讨其族人的未来。这是由巴哈伊社团发起的近十二场系列会议中的一场。这次聚会为酋长们提供了契机，使其能够借鉴社区建设实践中获得的见解，审视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一位酋长在肯定灵性和道德原则对民众进步的重要意义时说道：“团结、宗教和谐、爱、服务社会——把这些主题作为解决我们所面临挑战的起点，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东西。”观察到巴哈伊社区所启动的教育进程如何释放人类潜能，另一位酋长说道：“这一进程可以帮助解决我们所遭遇的许多弊病，例如代际冲突以及农村人口外流问题。作为酋长，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有召集年轻人传授传统和宗教教义的习俗。现在，我们正在考虑如何调整这一习俗，以进一步帮助孩子们培养适应当今时代所需的技能，以更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又能保持与自身文化传统的联

系。”另一位酋长谈到：“在我们村庄，种植农户和牲畜饲养者之间的土地争端时有发生。我相信，只有通过类似此次聚会所展现的磋商、包容和虔敬氛围，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培养社区的虔敬生活、让所有居民参与其中的想法非常鼓舞人心。它能凝聚人心，并为实现更大的和谐指明道路。”讨论还强调，有必要更深入地审视某些可能阻碍妇女更广泛地参与社区事务的传统习俗。聚会结束时，酋长们计划在各自部落举行类似的集会，与社区成员探讨相同的主题。

*

在南亚某国，巴哈伊社团积极参与全国关于男女平等的对话，持续不断地从拓展和巩固以及社会行动的努力中获得洞见。随着这些努力的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正悄然发生文化变革，这使得一系列在社区建设进程中得到切实体现的相关概念和原则得以审视。这些概念和原则包括：家庭是促进男女平等的社会空间；男性在推动性别平等中扮演关键角色；在家庭中践行磋商原则可使成员之间以开放和尊重的态度进行交流；培养儿童灵性品质和良好习惯与态度的教育项目能使其摆脱各种偏见；应辨别和摒弃阻碍妇女充分和有意义地参与公共生活的社会结构因素。

第 8 节

在本单元的前面几节中，我们回顾了参与社会探讨的总体目的。我们思考了在一个共同框架内相关行动的连贯性，以及通过参与研习进程所培养的能力——这种能力使我们能够深入基层，开展富有意义和实质性内容的对话。我们还认识到，在地方层面自然展开的讨论和在国家及国际层面通过机构系统性推进的对话是如何相互促进的。

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审视在不同层级的社会空间展开的对话中，我们与其他参与者互动的性质。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我们在任何对话空间，很快就以国家和人民的祝福者而为人知晓，以无私服务人类而出类拔萃，并赢得交往者的信任。请与小组成员一起阅读和思考以下引文。

巴哈欧拉宣示道：

“凡属上帝子民者，唯求世界复兴、生活高尚、万众新生，除此之外别无野心。真诚亲善始终是他们对人的特点。”¹⁴

在祂的著作《神圣文明的隐秘》中，阿博都-巴哈为我们树立了人人当效仿的典范：

“上帝可以作证，展开这一主题时我们别无他图。我们既非为了邀宠，也不想笼络任何人，更不想从中获利。我们只因真诚地渴求上帝的愉悦而讲话，因为我们的目光已经离开了尘世和人类，在上帝关爱的庇护之下找到了居所。‘我不要求你给我回报……我只希求上帝的奖励。’”¹⁵

在另一个场合，祂说道：

“赞美上帝，我们的努力是真诚的，我们的心是向着天国的！我们最大的愿望是在世界上确立真理。本着这个愿望，我们在爱与友情中相互靠拢了。人人都是诚挚和无私的，愿意为他们为之奋斗的宏伟理想而牺牲个人的抱负和追求……”¹⁶

“愿你们团结一心，意见相和，为人类的团结服务。愿你们成为全人类的祝福者。”¹⁷

“赞美上帝，你们得以来到此地，与上帝的仆人们相聚！除了蒙主悦纳之芬芳，你们从他们身上可曾嗅到其它？诚然没有！你们亲眼目睹他们昼夜辛劳，唯求弘扬上帝圣言，启迪众生灵性，重振人类福祉，确保灵性进步，促进世界和平，向万族万邦彰显仁慈善意，为公益事业牺牲自我，舍弃个人物质利益，弘扬人道美德。”¹⁸

“尘寰的芸芸众生之中，唯独本至大圣名之社团，免除和摆脱人的诡计，绝无私利之所求。所有世人之中，唯独这群人，以净化之自我为目的，挺身奋起，遵从上帝教义，以极大之热忱不辞劳苦，为此唯一

目的而奋斗，将此卑下尘寰转变成上天仙境，将此世界改造成折射天国
荣光之明镜，使这世界脱胎换骨，敦促所有人类迈向正直大道，追求一
种新生活方式。”¹⁹

根据上述引文，我们应以何种动力参与正在进行有意义交流的对话空间？请在
下面空白处写下你的想法：

第 9 节

上一节的讨论自然地将我们引向了“合作”这个议题——它是整体框架中
与我们参与社会探讨尤为相关的一个要素。让我们来探讨合作的确切内涵及实
践维度。

学习第九册时你还记得，世界正义院 2013 年 3 月 2 日的文告引用了多段圣
作，为我们参与社会生活设定了标准，激励我们“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当代生活
的各个领域。”该文告分享了巴哈欧拉的以下训示：

“真挚与忠诚之士，应当愉快、欣然地与世上各民各族交往，因为与人和睦曾经且必将继续促进团结与和谐，而这反过来又有助于维护世界秩序和各民族的复兴。”²⁰

该文告还引用了阿博都-巴哈的如下话语：

“通过交往与聚合，我们得到快乐和发展，无论个人和集体。”²¹

“……凡是在人类之子中有益于联合、吸引与团结的东西都是人类世界生存的手段，凡是引起分裂、排斥和疏远的东西都会导致人类的毁灭。”²²

阿博都-巴哈在其他类似的段落中如此阐明合作所释放的力量：

“人类的最大需求是合作与互惠。人们之间的交谊和团结越是紧密，人类各领域建设与成就的能力就越强大。没有合作与互惠态度，人类社会的个体成员就会依旧处于自私自利的状态，对利他之为无动于衷，发展也会是独自而有限的，就像较低王国的动物和植物有机体那样。”²³

“简言之，当你游历世界各地便会领悟：一切进步皆源于团结合作，而所有衰败皆始于敌意仇恨。”²⁴

“生命与存在的基础在于合作互助，灭亡与衰败的根由则是相助相辅中断。愈是高级的存在王国，合作相辅这一要则就愈显关系重大。故而，较之其他存在王国，人类王国的合作互助须有更高一级的完整度和完美程度，甚至于人类的生存完全要倚靠这一法则。”²⁵

我们继续探讨合作这一主题之前，请写一段话来描述“合作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原则”：

第 10 节

正是在以上引文的背景下，世界正义院在 2013 年 3 月 2 日的文告中解释道：“巴哈伊就是带着这些思想，在资源允许的前提下，与越来越多的运动、组织、团体和个人进行合作，创建伙伴关系，致力于社会变革、推动团结、促进人类福祉和实现世界大同。”文告继续说道：

“在选择合作领域时，巴哈伊要牢记铭刻于教义中的原则，即手段应与目标保持一致；高贵的目标无法通过卑劣的手段来达成。具体说来，持久的团结不可能通过要求对抗的举措来实现，也不可能通过那些认为一切人类互动都固有利益冲突的举措来实现，无论这样的利益冲突多么隐晦。在此应该注意的是：尽管恪守这一原则会带来限制，但社团从不缺乏合作机会；今天，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正在勤奋地工作着，为了实现巴哈伊所认同的这个或那个目标。在这方面，与同事和伙伴共事时要谨慎，不可逾越某些界限，不要把联合行动视为强加宗教信念的契机。要彻底避免自以为是和其他种种宗教狂热的不幸表现。不过，巴哈伊确实乐于为合作者提供从自身经验中学到的真知灼见，正如他们乐于将从此类交往中获得的远见卓识融入自身的社区建设举措中一样。”²⁶

自我们最早将巴哈欧拉的教义应用于促进周围社会的进步开始，圣护就告诫我们要保持警醒，切勿超越合作的范畴，将信仰与任何特定团体或运动联系起来。世界正义院在 2023 年 11 月 28 日致全球巴哈伊信徒的文告中，引用了他在这方面的指引：

“‘在教务管理体制结构增强、基础拓宽的这一进程持续展开的同时’，圣护致某总灵体会的书信中写道‘应不屈不挠地尝试’，与‘公共思想领袖’等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他强调要与对方交往而非让对方归属，敦促信徒保持纯洁不参与任何政治事务，鼓励信徒与关注社会问题的同类组织交流互动，并让这些组织了解信仰的目标和宗旨，了解建立世界和平等事项的相关教义的性质。”²⁷

在这里，圣护提醒我们警惕那些“持续的摩擦、误解和纷争”，正是“区别于联合的正式隶属关系所必然引发的后果”。世界正义院在另一封文告中谈到了这一点：

“巴哈欧拉谴责通过政治阴谋、煽动叛乱、诋毁特定群体或公然冲突实现社会变革的种种企图，因为这些只会延续斗争的循环，而持久的解决方案仍然遥不可及。祂所倡导的是截然不同的措施。祂主张慈善之行，和善之言和正直之举；祂敦促服务他人，合作行动。祂召唤人类种族的每一个成员，投身于建设以神圣教义为基础的世界文明的重任。”²⁸

守基·埃芬迪以这种方式为“合作”确立了明确的范畴：

“巴哈伊信徒深知阿博都-巴哈关于‘上帝普世性’的谆谆教诲，在全球各地不仅愿意，更殷切渴望透过言行与任何组织合作。只要经审慎考察后，确信它们没有任何党派偏见和政治色彩，完全致力于全人类的利益。”²⁹

圣护在另一段话中忠告我们：努力须有智慧和勇气相随：

“我们应当努力忠实地维护和审慎地阐述信仰的社会和道德原则的本质和纯洁性，及其对人类社会各阶段的影响；在阐述信仰的基本原则时，须确保任何直接指涉或具体批判都不会倾向于对抗现有体制，也不可使这一纯粹的灵性活动与敌对教派、派系和国家间的卑劣喧嚣与纷争混为一谈。我们的所有言论，既要体现智者的审慎和高贵缄默，又须保持热忱信仰倡导者的坦率和忠诚。在拒绝任何可能无谓地疏远或离间个人、政府或人民的言论的同时，我们应当无畏而坚定地捍卫和主张所有我们认为对人类的福祉和进步重要又亟需的真理。”³⁰

一封授写函中，世界正义院进一步阐述了我们与他人共同为人类谋福祉所秉持的立场：

“在避免参与党派政治活动的同时，巴哈伊应积极投身于建设性的公共探讨以及旨在改善世界和促进各自国家进步为目的的广泛社会事业。他们以谦逊、明辨的态度，尊重现行法律和社会规范，秉持学习的精神，与志同道合的团体和个人通力合作，坚信多元一体原则的内在力量，亦确信互助合作的有效性。”³¹

上述段落不仅强调了与志同道合的运动、组织、团体和个人合作的重要性，还阐明了指导此类合作的若干原则。以下练习将帮助你反思这一主题：

1. 以下列举了我们合作方式特点的若干陈述。请与小组讨论这些陈述，并尝试补充更多内容：

- 我们努力通过合作促进全人类的最大利益。
- 我们避免参与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将某一群体的利益置于另一群体之上的联合行动。
- 与社会团体和组织合作时，我们谨慎避免卷入党派政治。
- 在合作过程中，我们当以智慧和审慎为准则，确保远离那些以政治权谋、诽谤特定群体或直接冲突作为社会变革手段者所使用的方法。

- 在所有合作领域，我们采用与崇高目标相一致的方法。
- 在共同参与一项事业时，我们要始终保持警惕，防止无意中助长“人类互动交往本质上存在利益冲突”的观念。
-
-
-
-
-
-
-
-

2. 牢记这些引文的指引，请讨论为什么我们在任何合作行动中遵守以下每项乃至至关重要。如果不遵守，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

- 避免自以为是。
- 以极大的谦逊分享自身经验，真诚寻求从合作者的知识和经验中汲取真知灼见。
- 避免利用共同事业强加宗教信仰。
- 不因谦逊和开明而动摇对信仰的社会和道德原则。
- 力求将审慎智慧与坦率勇气相结合。
- 以谦逊、明辨之心行事，尊重现行法律和社会规范。

第 11 节

当我们在与志同道合的个人和团体一起深思关乎社会生活的重要主题时，我们要敏锐地意识到人类正在经历的过渡期特征。事实上，下文所示圣作中对社会现状及其演变的陈述，构成了我们思考和行动概念框架的核心要素。

“世界的平衡在此无比伟大的新世界秩序的震撼下被打破。在此史无前例、此奇妙无比之体制的作用下，人类的生活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凡人之眼还从未见证过如此巨变。”³²

“一场暴风骤雨正在席卷全球，其猛烈程度前所未见，发展轨迹难以预测，直接影响灾难深重，而最终后果则是无比辉煌。其驱动力正无情地扩张，增强势头，其净化作用虽隐而未显，却在与日俱增。被这毁灭性力量攫住的人类，面对其不可阻挡的狂暴迹象惊惶失措：既难溯其源，又难究其意，更莫测其果。在困惑、痛苦且无助中，世人目睹这上帝之飓风席卷世间最偏远和最美丽的角落——动摇其根基，颠覆其秩序，割裂其国家纽带，拆散其家庭，摧毁其繁华都市，废黜其君王权柄，攻陷其坚固堡垒，铲除其腐朽制度，黯淡其文明光芒，更将众生灵魂置于煎熬之境……”

“这场惊天巨变的磅礴运作，除了已承认巴哈欧拉和巴布主张者之外，无人能够理解。祂们的追随者全然明了其源头与最终归宿。尽管不知其波及范围，但他们却清晰认知其起源，确知其所向，领悟其必然，满怀信心地静观其神秘的演变进程，恳切地祈求缓解其严重性，明智地努力减轻其暴虐，并以坚毅的目光预见到它必将引发的恐惧和希望的终结。”³³

“他们决不屈服，决不忘记自己的使命，无论遭遇何种逆境，都时刻谨记，这些惊天动地的危机与神圣赋予的使命逐步展开和实现同步发生，乃天意安排，是那深不可测之智慧的设计，是那无上权威之旨意的体现。这旨意以其玄妙方式，既引导着圣道的命运，也主宰着人类的

归宿。此般兴衰交替、整合与瓦解、有序与混乱并行的双重进程，它们彼此持续相互作用，都只不过是一个更伟大计划的诸多面向而已。这计划唯一且不可分割，其源头是上帝，其缔造者是巴哈欧拉，其运作舞台是整个地球，其终极目标乃是人类一体和天下大同。”³⁴

“事实上，世界正奔向它的宿命。无论制造分裂的势力领袖们如何妄言妄行，地球上各民族和各国的相互依存已是既定事实。经济领域的一体性已得到普遍理解和认可。局部之福祉即整体之福祉，局部之危难必招致整体之危难。正如巴哈欧拉所言，祂的天启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这一宏大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指明了新的方向’。这场严峻考验点燃的烈火，正是人类未能认知这一真理的后果。而这场烈火，反在加速其最终实现。这场持久蔓延、深重痛苦的全球性劫难，伴随着混乱与毁灭，必将震撼列国、唤醒世人之良知、破除大众之迷思、彻底重塑社会理念，终将使人类支离破碎、鲜血淋漓的肢体融合为一个有机联合、不可分割的整体。”³⁵

一封授写函中，世界正义院解释道，参与对话是我们为正在经历旧秩序崩溃的人们注入希望的重要途径：

“巴哈伊信徒须警惕，不要被当前状况滋生的恐惧和黑暗的漩涡所裹挟，而应将他们的精力投入到建设新世界和营造宁静与勇气的环境中。对于那些心怀人类福祉的深思熟虑的信徒来说，若渴望就社会变革提供全新视角，一条途径就是积极参与其所处各种社会空间的相关对话。当然，在这样做时，重要的是朋友们要避免卷入任何特定议题的政治纷争，而应努力通过揭示当前问题的根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信仰原则来提升人们的视野。通过分享巴哈伊教义的见解，朋友们确实可成为希望之灯塔，使那些正在不幸经历缺陷重重的注定崩溃的旧世界秩序的人们，同时能够从教义中获得理解和汲取灵感，以建设新世界秩序。”³⁶

对于迈向巴哈欧拉新秩序所必需的“社会观念的根本性变革”这一日益增长的认识，将如何指引我们为公共探讨做出贡献？

第 12 节

结合本单元前面的几段引文，上述最后一段引文突显了我们参与这一活动领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选择何种议题，我们都努力帮助参与者达成更程度的共识。我们不可低估在这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之严峻性。当今社会普遍接受这样一种常态：各团体、党派、民族和国家将自身划分为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虽通过谈判与妥协就具体问题达成共识，却始终顽固地坚持各自观点。此类共识通常仅限于制定短期措施，往往只触及社会弊病的表象。事实上，若深入探究持有根深蒂固观点的深层原因，常会被视为触犯不容置疑的信仰体系和利益集团。显然，只要人类仍将这种占主导地位的协商形式视为唯一可行的选择，那么在许多重大议题上达成思想统一就始终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要实现相互理解，就要求参与讨论的各方保持开放心态，并愿意识别其中涉及的灵性原则——这些原则能够揭示其正试图解决的社会问题的根源。世界正义院在 1985 年 10 月致世界人民的文告中指出：

“精神原则，或所谓的价值观，是能够为任何社会问题提供解答的。一般来说，任何善意的团体都可以制定出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但是，仅有善意和实用知识往往是不够的。精神原则的基本价值在于，它不仅提供了符合人的真正本性的观点，还引发出相应的态度、动力、意愿和抱负，从而促进人们去发现并执行各种实际措施。各政府领导人和所有当权者若能先确定有关的精神原则，然后依照这些原则行事，解决问题的努力就会富有成效。”³⁷

在世界正义院另一封授写函中谈及那些希望为社会变革贡献力量者的努力时，我们读到：

“这种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避免冲突和权力争夺，同时努力团结人们，寻求根本的道德和灵性原则以及能够公正解决社会痼疾的切实措施。巴哈伊视人类为一个整体，所有人都密不可分地相互联结。若社会秩序以满足某个群体的需求为代价而损害其他群体，必将导致不公和压迫。相反，在整体福祉的背景下考量各组成部分的需求，其最大利益才能得以实现。”³⁸

我们应当谨记：在一切行动中，我们都仰赖磋商，即以集体探求真理的方式作为不断增进思想团结的途径。世界正义院告诫我们：

“……巴哈伊摒弃争论与对抗的不合作方式，转而寻求磋商之道——致力于理性探讨和相互尊重，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以达成共识为目标。”³⁹

因此，无论讨论何种议题，我们的工作方式本质上都是基于磋商。磋商是第十册第二单元的主题，而我们在本教材第一单元也已简要探讨过它在应对当今探求真理的挑战时发挥的重要作用。以下是几段相关引文，其中一些内容或许你已经耳熟能详，但现在我们不妨从推动公共探讨这一特定视角来重新审视。

阿博都-巴哈解释道：

“……磋商的目的必须在于探寻真理。参加磋商的人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不宜声称自己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而应该将之作为对达成共识的一份助益而呈献出来……”⁴⁰

世界正义院在 2013 年 3 月 2 日的文告中称“磋商过程”：

“应被理解为集体探求真理，倡导超脱于个人看法，充分重视确凿的经验信息，不把纯粹的观点提升到事实的高度，也不把真理定义为对立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妥协。”⁴¹

在一封授写函中，世界正义院还阐述道：

“于是，观点越发强硬，态度愈加粗野。人们不愿妥协甚至难以容纳不同意见，更趋于不假思索地站队攻伐。科学和宗教本是指引人类进步的两大明灯，却常遭贬损，或被弃置一旁。关乎道德原则的事情、关乎正义的问题沦为纠缠不清的自由派或保守派观点，而国家日益分崩离析。在此背景下，朋友们一定要坚定奉行巴哈伊教义及磋商方法，不可因为追求高尚目标、高远志向，而被拉进无果论战与争议性进程中的任何一方。

“……他们可以学习并逐渐增强能力，从而帮助公民同胞超越裂隙以阐明关切，跨出歧径以分享见解，并营造和融入协同工作的空间，针对困扰国家的难题，谋求制定解决方案。如巴哈欧拉所言：‘说：人唯行正义，方可达其真正地位。唯凭团结，才会保有力量。唯借磋商，始能获得安乐福祉。’有鉴于此，若要抵制社会和政治阴谋中的妄念空想，若要以己之眼看清现实，若要识别公平的社会秩序之所需，则正义确实必不可少。但同时，若要获得力量以促成积极的社会改变，则团结必不可少——要借由包含行动和反思的磋商过程来缔造团结。”⁴²

关于巴哈欧拉所言“人言是一种力求具有影响力的精髓，同时须讲究适度”，在一封授写函中，世界正义院澄清道：

“巴哈欧拉倡导的‘适度’绝不是指无原则的妥协、淡化真理、虚伪或乌托邦式的共识。祂呼吁的适度要求结束那些长期困扰人类、引发无休止的纷争和动乱的破坏性极端行为。适度的思考和行动，与倚仗强权武断推行观点或固执于意识形态目标形成鲜明对比——后两者皆阻碍探索真理，更埋下持续不公的祸根。适度的视角立足于既务实又坚守原则的立场，使我们不论观点来自何处，都可以不带偏见地辨识并采纳其中合理又有见地的部分。巴哈欧拉明确指出：‘任何人若谨守公正，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超越适度的界限。通过祂，那全见者的指引，就能辨认一切事物的真理。’”⁴³

威胁，而是凸显着虔敬特征，鼓励他们抛开派系分裂的思维方法，培养更高层次的思行合一，激发全心全意的参与精神；由于社区没有一个拥有特权尊位、司掌神职的统治阶层，如何管理社区的事务；如何让大批男女能够打破被动的桎梏和压迫的枷锁，从而开展活动，促进其灵性、社会和才智的发展；如何帮助青年度过他们人生的关键阶段，得到赋能而将精力用于推进文明进步；如何引发家庭内部的动力，以增进物质和灵性的繁荣，又不会让新生代对臆想的‘他者’产生疏离感，或是滋长某种本能去利用那些归于此类的人；如何通过磋商程序，让决策能得益于多样化视角——这种磋商被理解为集体探究实在，它提倡超脱个人之见，充分重视确凿的经验之谈，不会将纯粹的观点拔高为实际情况，也不是把真理定义为两个对立的利益团体相妥协的结果。为了探讨这类问题以及其他必然出现的许多问题，巴哈伊社区采取了一种以行动、反思、磋商和学习为特征的运作模式，其中的学习不仅要求始终参照信仰的著作，还要求科学地分析正在呈现的各种模式。实际上，如何维护这种在行动中学习的模式，如何确保日益增多的人参与相关知识的创造和应用，如何设置机构，从而将不断扩充的全球经验系统化，合理地传播所获得的见识——这些问题本身就需经常予以检视。”⁴⁴

毫无疑问，自完成第十册课程以来，你所在地区的密集活动中心的社区建设工作已取得显著进展，你在分析如何通过持续的学习进程解决上述引文所提及问题的能力也有同样获得了提升。此外，你对系列课程的后续三册的学习以及相关的服务实践，必定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能力。现在，请与小组一起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并在下面空白处写下你参与学习进程产生的一些见解。

- 如何让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种环境里，没有冲突的持续威胁，而是凸显着虔敬特征，鼓励他们抛开派系分裂的思维方法，培养更高层次的思行合一，激发全心全意的参与精神？

- 如何管理一个没有尊位特权、统治阶层司掌神职的社区事务？

- 如何让大批男女能够打破被动的桎梏和压迫的枷锁，从而开展活动，促进其灵性、社会和才智的发展？

- 如何帮助年轻人度过人生的关键阶段，得到赋能并将精力用于推进文明的进步？

- 如何在家庭内部创造一种动力机制，既促成其物质和灵性的繁荣，又不会让新生代对臆想的‘他者’产生疏离感，或是滋长某种本能去利用那些被归于此类的人？

- 如何通过磋商程序，让决策能得益于多样化视角——这种磋商被理解为集体探求实在，它提倡超脱个人观点，充分重视确凿的经验之谈，既不将纯粹的观点提升为事实，也不将真理定义为两个对立的利益团体相妥协的结果？

-
-
-
-
- 如何维护这种在行动中学习的模式？如何确保日益增多的参与者融入到相关知识的创造和应用？如何设置机构，从而将不断扩充的全球经验系统化，合理地传播所获得的见识？
-
-
-
-

第 14 节

显然，上述问题必将成为我们长期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不断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我们将获得真知灼见——这些知识不仅对我们社区的进步至关重要，更对世界的改善必不可少。在研习进程中，随着儒禧课程学习的推进，我们与个人和家庭持续开展的对话，对知识和洞见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让我们进一步审视这个运作模式对我们参与公共探讨的影响。

世界正义院在 2018 年里兹万节文告中指出，在国家层面，人们正以日益增长的信心、娴熟能力和洞察力为正在进行的对话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这些对话包括：男女平等、移民和融合、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以及宗教共存。虽然当时并非所有地区都围绕这些主题展开有条理、有系统的讨论，但这些议题似乎都与大多数社会息息相关。例如，我们可以想象，在所有密集活动中心，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以及男女平等的话题会被越来越多的民众频繁探讨。另外，即便移民等问题在某些地区尚未成为讨论的热点，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现象正影响着我们服务的许多社区。我们知道，移民

有多种不同的形式：既有为了追求经济繁荣而从乡村地区涌向大城市、从物质贫穷国家迁往富裕国家；也有为寻找工作机会而在境内或跨国家进行季节性迁移；以及被迫迁徙——包括因冲突、自然或环境灾害及饥荒等导致的境内流离失所与跨境避难。

鉴于此，现在请做一项练习。从上述四个主题或在第六节课你所确认的主题中选择一个，结合你所在密集活动中心日益蓬勃的社区建设进程背景，与小组讨论以下问题。在思考这些问题时，请准备好参考前期课程中的引文及你个人研习圣作时的摘录，并阐明你在践行教义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洞见。

1. 围绕你所选的主题，谁是对话的参与者或潜在参与者？

2. 关于这一主题展开或可能展开对话的社会空间有哪些？

3. 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增加参与对话人数？如何将对话扩展到新的社会空间？

4. 哪些社会机构可以参与这一主题的严谨对话？

5. 信仰的哪些概念和原则与讨论的主题相关？

6. 哪些信仰圣作——无论是先前课程引用的，还是其他来源的——提供了洞见与促进该主题的集体认知密切相关？

7. 在巴哈欧拉天启之光的启发下，哪些文化元素应当被保留和加强？

8. 随着不断深入理解与该主题相关的教义对其生活的意义，村民和社区居民正在学会抵御哪些破坏性力量，又支持哪些建设性进程？

9. 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团体和家庭参与到社区建设工作中，哪些长期以来围绕这一主题的固有观念正在被摒弃？

10. 哪些源头——无论是媒体、传统信仰，还是正式与非正式教育，塑造了人们对这一主题的认知？它们是如何产生这种影响的？

现在请讨论，如何阐述对基层思维和行为模式转变的见解，来丰富你们国家灵理会参与任何主题的对话？

第 15 节

在进行上述关于你所在地区一个或多个村庄或邻里展开对话的实践时，你所依据的是通过行动、反思、学习和磋商所获得的认识——涉及社会某个阶层的特征和状况、民众的潜力、现实挑战、影响该阶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以及在其中运作的组织机构。换句话说，你运用了解读社会实在的能力——正如在第十三册中讨论的那样，个人和机构在努力促进物质和灵性进步时，需要在特定的行动领域发展这种能力。下面是摘自你熟知的世界正义院 2010 年里兹万节文告中的选段：

“当然，随着社会变革的主人翁学会将巴哈欧拉天启的元素，连同科学内容和方法，越来越有效地运用到社会现实中，他们的能力便提升到新的水平。他们解读现实的方式必须力求符合巴哈欧拉的教义——见到人类同胞身上蕴含着价值无可估量的珍宝，看出整合与瓦解的双重过程对心灵和思想，以及对社会结构发挥的作用。”⁴⁵

解读社会实在的能力，当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作为研习巴哈欧拉天启的群体成员，在学习运用其要素与科学方法相结合以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实践中持续参与时，而不断增强。在参与社会探讨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必须认识到这种能力的提高需要熟悉话语体系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不断塑造和重塑该体系的概念、思想和政策。尽管从信仰圣作汲取的洞见和应用教义的经验至关重要，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强加到某一对话中。这里，我们须提醒自己上一单元的论述——即每一个话语体系都有其导向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严谨的。因此，在跟进任何特定话语体系时，我们既要研读相关领域的文献，包括实践和理论方面的文章、书籍或学术报告，同时保持警惕，用巴哈欧拉天启之光来衡量各种想法和概念的有效性。就获取知识的必要性，我们读到：

“知识犹如人生双翼和进步阶梯。求知乃是人人皆有之责任。”⁴⁶

“那些终日追求知识、探索宇宙奥秘、严谨探究真理的人有福了！”⁴⁷

“竭尽全力获取当代的先进知识，不遗余力推进神圣文明。”⁴⁸

“他们愈是竭力拓展知识疆域，其成果便愈显丰硕可喜。上帝之挚爱者——无论男女长幼——皆当各尽所能，奋发不息，孜孜不倦地汲取当今灵性与世俗之各类学问及艺术精华。”⁴⁹

最后，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随着不断深入理解特定话语体系相关问题的本质和复杂性，我们将能够辨识出参与者对天启蕴含的灵性智慧的接受力，以及客观审视巴哈伊社团践行教义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的意愿。我们自身的能力也将随之提升——既能将教义与当代思想相融合，又能确保我们提出的观点与

圣作保持一致。通过不懈努力，我们将得以扩展与他人合作的社会对话空间，并丰富对社会探讨的贡献。世界正义院在一封授写函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在谈及巴哈伊社团基层正在围绕诸多重要问题展开的学习进程时，这样阐述道：

“这一进程将通过研究和讨论，以及将教义与现代思想联系起来的努力得到加强——包括辨明教义与当代社会组织之间的异同。巴哈伊信徒参与不同社会对话空间的讨论将使获得的见解更加敏锐。持续研习教义，并通过参与社区建设、儿童和青少年教育、社会行动，系统地努力将巴哈伊信仰原则转化为行动，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巴哈欧拉对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意图。在未来的岁月里，巴哈伊社团为塑造思想的社会变革做出贡献的能力将不断增强，那些当今看似无解的问题，其答案将在有机演进的过程中变得清晰明确，而非依靠强加特定观点来实现。”⁵⁰

第 16 节

在我们迄今为止的讨论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念：为阐明我们从神圣天启中汲取的诸多真知灼见和将其应用于社会生活中的经验积淀，我们使用的语言必须能够拓展认知的疆界，开启人类可触及的无限可能性的视野。现在，让我们来审视“语言”这一与广大社会互动的定义性特征。

语言是一个广博的学问，对它进行深入讨论已超出了本单元的范畴。我们在此仅期望提高我们对语言在公共探讨时所扮演的关键作用的认知。在本系列前几册课程中，特别是在第五册，我们已论及言语、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显然，提炼出能促进思想共识的共通语言，既是任何尝试统一集体行动的要求，也是其产物。当用足够清晰的语言描述我们的努力时，此般明晰性亦将渗透于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之中。当然，正是语言的丰富性使我们能够使用最贴切的术语，多维度表达不同活动领域的方方面面。描述我们的身份和作为的语言不可能在所有情境中都千篇一律。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要避免不分场合地套用单一贫乏的表述。事实上，规范思想和行动的整体框架恰恰要求我们运用一种兼具足够广度与灵活性的连贯语言，来全面描述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

当然，在信仰的著作中，我们读到许多极其瑰丽的篇章，它们向我们保证了“圣道的胜利”和“全人类的灵性化”；我们也会识别出上帝圣道向其“终极使命”“奋勇前进”的里程碑。对巴哈伊来说，探讨这些振奋人心的圣言及其背后深刻的灵性概念并从中汲取力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然而，尽管此类圣言能激励并促使我们采取行动，但我们的讲话方式，正如在前面单元所述，不应带有一种胜利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既无益于巴哈伊团体内部，更不利于与社会大众的互动。同时，在我们发起的对话中，也无需隐藏这样的事实：热忱而坦率地与他人分享信仰，并在培育民众提升其能力的教育进程中，大量地从信仰经典中汲取灵感，使他们为构建美好社区贡献力量。对活动背后的灵性意义和社会目的，以及其内在一致性的深入理解，我们得以丰富语言表达，以更全面、更直接的方式描述我们的身份与作为。由此，那些人为的二分法——尤其是“内部”与“外部”对话的区隔——便可自然消弭。而运用这种广博的语言又可以增强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有助于促进我们在各个社会对话空间与合作者们对概念与方法展开严谨的探索。

思考下面的选段，并找出我们在参与社会探讨时应该运用的语言特征，以及我们需要发展的相应能力。

世界正义院在阐释其文告所传达的指引时指出：

“然而，我们也不禁注意到，在朋友们努力全面理解文告所述愿景的地区，其成就往往更持久；而在那些断章取义的地区，则经常面临着重重困难。信仰的机构和组织应帮助信徒们分析而不是简化，深思含义而不是执着于字词，识别出明确的行动领域而不是孤立分划。我们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社会越来越爱喊口号。我们希望朋友们在学习小组里养成全面而严密思考的工作习惯，养成力求理解的习惯，然后将这些习惯扩展至各个活动领域。

“将一个完整的主题压缩成一两个漂亮的口号，与此习惯密切相关的倾向，是凡事采用二分法。然而实际上，事物不能简单地一分为二。至为重要的是，构成统一整体的各个想法不可彼此对立。守基·埃芬迪在一封授写函中警告道：‘我们必须将全部教义视为一个伟大而平衡的

整体，不可将两个意义不同的坚定陈述对立起来，因为两者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联结。’ ”⁵¹

在一封世界正义院写给某国巴哈伊社团成员的信函中，我们读到：

“若仅通过采纳当代社会的观点、实践方式、思维概念、批判模式和语言体系，你们不可能实现巴哈欧拉所设想的变革。相反，你们的方法当与众不同：保持谦虚的学习姿态、根据祂的教义权衡抉择、以磋商协调不同观点并形成集体行动，以坚不可摧的团结列队齐步迈进。”⁵²

第 17 节

前一节所述内容同样适用于口头交谈与书面文字——在当今世界，它们在互联网上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份额。乍看之下，在线交流和通过其它媒体或论坛交换思想似乎并无二致。但细究之下，我们会发现网站、社交媒体和相关平台具有独特属性，需要更审慎考量。世界正义院告诉我们，“学习如何利用互联网促进物质和灵性进步是一个巨大挑战。”因此，就在互联网上应持有的态度，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世界正义院的相关指引。本节将重点探讨在网络及

其它数字平台上发表观点和使用语言时所需的庄重性，下一节则将探讨维护团结、避免纷争的审慎原则。

世界正义院在一封授写函中解释道：

“互联网使巴哈伊和受巴哈伊启发的思想内容得以广泛传播。鉴于此，世界正义院鼓励加强巴哈伊信仰在全球互联网上的官方存在，并对近年来取得的诸多进展深感欣慰，期待这一进程持续深化。除此之外，世界各地的许多信徒也因地制宜，并结合其社区的其它活动，将互联网作为传播巴哈欧拉新世界秩序愿景的媒介，探索多元传播方式实属自然。然而，鉴于网络讯息能够在激增的受众中瞬时扩散，因此需要智慧和自律，以免教义的神圣性与庄严性因失当、失实或流于浅薄的呈现方式而受损。”⁵³

在同一封信中，世界正义院还谈道：

“朋友们进行网络交流时应遵循的核心原则，关乎语言的使用。巴哈欧拉将人类语言描述为‘一种力求具有影响力的精髓，同时须讲究适度’，祂吩咐其追随者‘……言说须如母乳般温和，以使人类之子得到教化和启迪，从而能达到人生之最高目的——大彻大悟及高贵之地位。’世界正义院在1988年12月29日致美国巴哈伊的信中明确指出：‘言论之力极其强大。言论自由既值得赞赏，亦需敬畏。它要求敏锐的判断力，因言论之禁锢与放纵皆可招致恶果。’有鉴于此，巴哈伊信徒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参加讨论时，都应恪守适度、礼貌和谦逊。他们需辨识并超越社会环境中潜移默化的消极思维与表达习惯，并警惕将信仰或神圣计划的进程简化为一套机械教条式要点步骤的倾向——此类表述往往以不恰当的权威腔调或轻慢语气，或者以看似具有代表性实则不然的姿态发声。对此，各网络平台的管理者需要思考自己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中可能传达出的潜在态度。在努力提高这种意识的过程中，可以反思的问题包括：如何避免盲目跟风可能损害其目的的网络潮流？所用幽默是否恰当？对信仰不熟悉者会如何理解这些内容？在立志践行

巴哈伊标准的过程中，朋友们当努力超越而非效仿那些流于粗俗浅薄的常见劝诱手法与煽情技巧，始终铭记他们正在追求的是‘一种与人类即将步入成熟期相称的表达礼仪’。”⁵⁴

请思考以下问题来反思世界正义院的上述指引：

1. 互联网上对信仰的呈现“失当、失实或流于浅薄”是什么意思？网上交流的性质为何易于呈现这些特征？

2. “适度、礼貌、谦逊”如何影响网络交流中的语言使用？

3. 哪些“从社会习得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可能会无意中影响我们在网络上的交流方式？请举例：

4. 请举出一些“网络潮流”的例子？跟风这些潮流可能会怎样削弱我们的目的？

5. 网络上有哪些“劝诱手法和煽情技巧”？这些技巧“粗俗浅薄”是什么意思？

最后，请花几分钟与小组讨论以下论述：“他们需辨识并超越社会环境中潜移默化的消极思维与表达习惯，并警惕将信仰或神圣计划的进程简化为一套机械教条式要点步骤的倾向——此类表达往往以不恰当的权威强调或轻慢语气，或者以看似具有代表性实则不然的姿态发声。”

第 18 节

第十三册第二单元指出，技术并非是中立的。事实上，每一种技术形式都承载着特定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会悄无声息地渗入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因此，在不忽视那些经过恰当构思和发展的技术对改善人类生活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警觉其潜在的陷阱。具体来说，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通信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及其衍生的平台矩阵、工具和内容形式，极易沦为自我膨胀、自我标榜、无脑娱乐、两极分化和自私逐利的载体——而这往往以牺牲真正的理解、人性尊严与和平之道为代价。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议题，请阅读下面这封世界正义院给所有国家总灵理会的授写函：

“社会之疾患日益深重的一个突出症状，是公共对话逐渐陷入更大的怨恨与敌意之中，反映着顽固不化的、党同伐异的观点。这种当代对话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政治分歧何其迅速地沦为咒骂和嘲讽。然而，当今时代与以往时代截然不同的是：那么多此类对话就在众目睽睽下发生。社交媒体和同类通讯工具倾向于给予一切有争议性的东西最大的曝光度，而同样是这些工具允许个人在一瞬之间，更加广泛传播任何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东西，并对各种各样的观点——明确地或隐含地——表达他们的支持或反对。个人参与此类公共辩论的无比便捷和此类技术的性质，导致一时的判断力缺失和轻率行为更容易发生，其余响也更持久。

“……守基·埃芬迪警告说，不得让我们对于圣道的愿景‘为世俗之事的污渍与浮尘’所遮蔽，‘无论其即刻的效果多么光彩照人和影响广泛，均不过是这不完美世界的掠影。’虽然对于所有政治性的、分裂性的议题都要保持距离的重要性已为广大教友所周知，但是参与重大社会议题的讨论，哪怕是由为周围人服务的可嘉而真诚的愿望激发，仍可能使他们置身艰难的境地。意想不到的发展，可能将一个本无争议的议题变成一个将人们分裂为党同伐异的不同阵线的问题，而在政治领域常见的某些不良表达模式，亦可能传递到其他的对话领域。特别是在放任表达的社交媒体领域，错误——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会

被迅速放大，各种情感都可能被轻易搅动：也许是义愤，或者是渴求推广个人的观点，又或者是热切期望被视为新信息的来源。许多被视为无害的甚至善意的表达，若是更加认真细致地予以审视，其作用仍旧是在深化社会分裂、加剧对立阵营的分歧、持续不和，从而消除达成共识并寻求解决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的献言貌似蓄意挑衅或惹人反感，对其作出反应或许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无意中强化和增加了原有观点的曝光率，使事情更加恶化。在使用任何科技时，天佑美尊的追随者们都必须必须是头脑清醒且思维缜密的使用者，并且必须运用洞察力和灵性自律。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上，他们在所有时候都应该以圣道的崇高准则为指引。巴哈欧拉说：

‘凡言辞皆具灵气，是故，言者或释者须在适当时间及场合审慎述说，盖因言辞予人之效果无疑是显然且直接的。至尊曰：言辞既可如火，亦可如光，二者在世界所施加之作用显而易见。’

“显然，朋友们在与周围人日常交往中所遵守的准则，在其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交流中亦应遵守，有时候甚至需要更加严谨。这些准则包括：禁止诽谤，建议以自己之眼而非他人之眼来审视世界，需要倡导人类一体、避免区分‘我们’与‘他们’的思维定势，还有磋商的诸项原则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必要礼节。

“朋友们偶尔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他们的教友所发表的评论或传播的他人所作的评论，若是按照巴哈伊圣作中确立的准则来判断，其方式似乎不够明智，甚至失之于轻率。然而，若是因此断定在遇到此类发帖时不得对此行为提出异议，只能予以容忍甚至鼓励，则大错特错。时常发生的是，巴哈伊机构不得不就个人的网上行为，对其提出磋商劝诫，不过出于对当事人之尊严的尊重，各机构在行使此职权时须尽可能谨慎从事。”⁵⁵

请讨论，我们在网络互动中，即使怀着最善意的初衷，也可能无意间陷入的一些陷阱。作为“头脑清醒且思维缜密的任何科技使用者”，我们该如何避开这些陷阱？

第 19 节

在前面的几个章节中，我们探讨了参与社会探讨相关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观点：我们参与这类对话是出于无私服务人类的动机；合作作为我们不断发展的概念框架中的一个要素，在这一行动领域显得尤为关键；而定义我们方法的核心特征，是通过参照相关的灵性原则致力于在参与者之间达成共识。我们思考了学习能力——这对我们所做一切的成效至关重要——如何能延伸至这一活动领域。最后，我们简要审视了我们在参与公共探讨时所使用的语言特征。

在现阶段，对我们而言，尤其是在我们共同事业的背景下，重要的是要清晰地理解宗教在推动文明演进与指引人类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毕竟，在与各类团体和组织合作时，我们是以巴哈伊身份参与，所秉持的宗教理念正是激励我们行动的动力。在第十三册第二单元中，我们曾从这一角度思考过宗教的本质，在本教材第一单元亦再度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反思。本着对“上帝唯一”，以及“超越文化表达与人类阐释的所有多样性，宗教本质亦是同一”这一真理的深刻认知，让我们现在审视激励我们为人类灵性、社会与物质福祉贡献力量的核心宗教理念。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种观点认为宗教作为社会力量已经耗尽了其作用。启蒙运动开创的新时代里，人类理性终将取代天启宗教在公共领域的位置。世俗伦理体系将被证明足以应对人类面临的道德困境；与此同时，唯物主义对实在的解读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话语权

至多是将信仰贬抑至个人孤立的内心世界范畴，或将其禁锢于集体仪式的领域。世界正义院告诉我们：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宗教在塑造人类思想和引领个体和集体行动方面的作用越来越被忽视。在屈从物质主义支配的社会里，有组织的宗教发现其影响的范围在缩小，大都局限在个人体验的范畴里。往往宗教律法被视为专制统治，只有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者才会盲目服从；或被视为谈性色变的、早已过时的行为准则，只有伪善者才会强加于人，因为倡导者自身也根本达不到其要求。在这样的社会里，道德被重新释义了，关于人类本性、人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物质主义的假定、价值观和实践，都被提高到了毋庸置疑的真理的高度。”⁵⁶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作为无神论直接产物的世俗主义，并没有兑现其所有承诺；事实上，它对人类灵性本质的持续质疑，反而在社会核心制造了道德真空。在西方，一系列社会弊病层出不穷——尤其是其中弥漫的绝望和沮丧情绪——而在世界其它地区，无数人则沦为贫困和暴力的牺牲品。巴哈欧拉的圣作早已预示了这种衰败，正如圣护的这段话所阐明的那样：

“至于世界的悲惨困境，我们只需回顾巴哈欧拉的圣作与箴言，早在五十多年前，祂就以先知般的口吻揭示了人类疾苦的根本原因，并开出了真正和神圣的治愈良方。祂明确宣告，‘宗教之灯若被遮蔽，混乱与动荡必将随之而来。’这番洞见多么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人类的现状啊！”⁵⁷

在另一段论述中，圣护告诉我们，当宗教之光在人们心中熄灭时，“人类命运会立即出现可悲的衰落”，他指出：

“人性的扭曲、行为的衰败、人类机构的腐化与放纵以最明显和最令人作呕的方式暴露无疑。人性品质被贬低；信心被动摇；自律的神经被松弛；良知之音被沉默；得体与羞耻心被遮挡；责任、团结、互惠和忠诚等概念被扭曲；宁静、快乐和希望的感受被逐渐熄灭。”⁵⁸

我们不应认为世俗主义的信众已寥寥无几。但对其种种弊端的认识，加之公共生活中猖獗而残酷的物质主义肆虐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人们正逐渐意识到，宗教被边缘化已不再合理。

具体来说，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需要再次借助于只有宗教才固有的社会建设力量。正如正义院指出，宗教“在整个群众中唤醒了爱的能力，宽恕的能力，创造的能力，勇往直前的能力，克服偏见的力量，为大众福祉作牺牲的能力，约束动物本能之冲动的能力。”它将上帝显圣者相继带来的指引称为“教化人性中蕴藏的原动力”，并进一步阐释道：

“正如文明的轨迹所展示的那样，宗教还有能力深刻地影响社会关系的结构。确实，很难想出文明中的哪一个根本进步不是从这恒久不败的源头获得道德动力的。那么，怎么能够想象，人类会在一个灵性的真空中，过渡到这星球长达数千年的组织进程的巅峰？如果说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肆虐我们这个世界的种种有悖常理的意识形态没有别的贡献的话，它们至少确凿地证明，属于人类发明力范畴内的替代物无法满足灵性的需要。”⁵⁹

“神圣天启具有秩序性、连续性与渐进性”，这一阐述使我们得以将宗教视为一种单一的文明力量，圣护在下文强调了这一点：

“正如人类的有机演进缓慢而渐进，它包括家庭、部落、城邦和国家的相继联合，同样，上帝天启降赐之光也是缓慢而渐进的，它在宗教演进的不同阶段降临，在过往接续而至的天启期得到映射。确实，在每个时代，神性天启的份量总是与不断演进的人类在该时代所取得的社会进步的程度相匹配并一致。”⁶⁰

基于上述思考，让我们一起深思阿博都-巴哈的以下话语：

“再者，宗教并非一套信条，一套惯例；宗教乃是上帝之教义，这教义构成人类的真正生命，倡导高尚的思维，升华人性，为人类的永恒荣耀奠定基石。”⁶¹

“宗教是世界之光，人类的进步、成就和幸福皆来自对圣书中律法的遵守。简而言之，有一点是可以确证的：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最强大的结构，最坚固、最持久的守护是宗教。它可以确保人类在灵性与物质上的完美，保障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文明。”⁶²

“……真正的宗教使一个民族获得了文明与荣耀、繁荣与声誉、学识与进步……”⁶³

我们发现圣作中呈现的宗教观念与当今世界许多地方普遍持有的观念截然不同，后者将宗教限制在个人修行的范围，否定其集体崇拜、群体身份认同乃至慈善活动之外的社会维度。如果有人声称宗教属于陈腐的过去，与当今人类事务毫无干系，你会如何回应呢？

第 20 节

现在让我们继续探讨宗教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宗教正逐渐重新获得在人类事务中发挥指导作用的空间。然而，仍有这样的观点，认为宗教不过是一系列相互冲突的教派宗系，在世间煽动纷争和暴力的火焰。而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加剧更佐证了这一观点。确实，大量证据表明，宗教偏见和不宽容在历史上引发了无数冲突；然而我们深知，必须将

宗教的核心教义和以其名义实施的种种行径区分开来。我们还应认识到，蛊惑人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教条会多么容易使人走向极端。这些教条迎合人的低级本性，一旦失去神圣启迪时，低级本性就会主宰人的高级本性。巴哈伊教义明确指出，宗教要实现其真正目的必须满足特定条件，其中首要的是，它必须能促进团结与和谐。以下摘自信仰圣作的引文对此阐述道：

“上帝信仰及其宗教的根本宗旨在于捍卫人类利益，促进人类团结，培养人类之间的友爱精神。”⁶⁴

“毫无疑问，人类进步与荣耀最伟大的工具，世界启蒙与救赎最强大的力量，乃是人类各成员间的爱、友谊和团结。没有团结一致，难以想象世上会有任何事能够得以完成。而真正的宗教是产生友谊与团结的完美途径。”⁶⁵

“……宗教必须带来友谊与博爱。如果它成为人们疏离的起因，那么，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宗教就像药品，如果它使疾病恶化，那它就不再必要。”⁶⁶

“古往今来前赴后继的使者们所带来的灵性教义都体现在宗教体系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宗教体系渐渐与文化层面融合，并被人为的教条弄得沉重不堪。但是拨开迷雾，溯本求源，显然那些原初的教义是普世价值的源头，正是通过这些普世价值，列族列民找到了共同的道路，也正是这些普世价值塑造着人类的道德觉悟。在当代社会，宗教可谓声名狼藉，这也不难理解。如果以宗教的名义煽动仇恨和冲突，那还不如没有宗教。然而，真正的宗教是什么，看它结出的果实就知道了——它激励的能力，转变的能力，团结的能力，滋养和平与繁荣的能力。真正的宗教与理性思维和谐一致。真正的宗教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所在。”⁶⁷

宗教若要遏制狂热和偏执的浪潮，就必须摆脱盲目模仿而鼓励独立探求实在；它应当承认，宗教真理与科学真理一样是渐进的而非绝对的。世界正义

院指出，宗派教条主义已导致“分裂人类的最尖锐的冲突”，并揭示宗教组织的另一项严重背信弃义行为：“对理性生活的背叛——这一行径比任何其它因素都更严重地剥夺了宗教固有的能力，即在塑造世界事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能力。”世界正义院进一步指出：

“宗教机构往往深陷于各种分散和削弱人类精力的议程中，成为阻碍人们探索实在和压抑人类特有的理性能力的主要推手。对物质主义或恐怖主义的谴责，若不首先坦诚地正视责任缺失导致信众暴露在这些影响之下且无力抵抗，那么对解决当代道德危机并无裨益。”⁶⁸

另一项与上述条件直接相关的要求是，宗教必须摒弃迷信，与理性和科学相契合。阿博都-巴哈阐述道：

“宗教和科学是人类的智慧得以凌空翱翔的两只翅膀，有了它们，人的心灵就能进步。单靠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倘若只用宗教之翼去飞，就会很快堕入迷信的深渊。倘若只用科学之翼去飞，不仅同样不能进步，反而还会栽进唯物主义的绝望泥潭。”⁶⁹

“宗教必须经得起理性的推敲分析。它必须与科学事实和证据相一致，如此，科学便能认可宗教，而宗教也能增强科学。这二者在现实中是相通的，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如果宗教的说法和教义被发现不合理性且违背科学，那它们肯定是迷信和模仿的产物。”⁷⁰

“上帝赋予人类智能和理性，由此，人类必须自行判定问题和论点的真确性。如果宗教信条和看法与科学准则相抵触，那它们就必定是迷信和模仿，因为知识的对立面是无知，而无知的孩童只会模仿。无疑，真宗教与科学之间必须达成一致。如果某个问题与理性思维相违背，那就不可能把它当成信仰和信念，除了令人摇摆和犹疑，是不可能产生任何善果的。”⁷¹

“上帝使宗教和科学成为我们理解的标准。你们要当心，不可忽略这种神奇的力量。你们要用这个天平衡量一切事物。”⁷²

“一旦宗教摒弃了迷信、传统和愚昧的教条，与科学相一致，世界上就会产生出一股强大的团结和净化之力，进而扫除一切战争、分歧、冲突和争斗。这样，人类将在上帝之爱的威力下团结起来。”⁷³

真正的宗教能够培养民众诸多不可或缺的灵性与道德能力，这些能力赋予人类获得改造社会关系结构、实现各阶层团结的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宗教团体同样难逃世俗权力追逐者的滥用与操纵，这在历史长河中已屡见不鲜。事实上，世俗主义的兴起，某种程度上正是宗教沦为操纵工具后的必然结果。世界正义院指出：

“凡穷经皓首潜心研习各大宗教经典者，都无需他人再赘述这亘古不变的真理：权力滋生腐化，且权力愈膨胀，腐化愈甚。”⁷⁴

这正是宗教必须达成的另一重境界：它必须超脱“世俗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以免被操控和支配。相反，宗教应当激发唯其方能释放的人类灵性力量——无私之爱的力量、谦卑服务的力量、纯洁和神圣行为的力量，以此缔造一种人际关系：彻底摒弃支配他人的倾向，也无将他人当作谋取权势地位之工具的企图。

请与小组讨论以下问题：如果要开辟一个更大、更富有成效的空间来深思宗教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为什么必须就真正宗教的本质达成思想共识？

第 21 节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个人和社会机构开始从相对积极的角度看待宗教，他们往往仍然试图将宗教对人类各项事业领域的贡献局限在道德范畴。因此，宗教与世俗伦理体系的待遇并无二致，后者的概念和方法被用来处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行动领域中的一系列实际挑战，最终衍生出医学伦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商业伦理、科研伦理等专门领域。当然，毫无疑问，社会实践和制度得益于此。然而，如果仅仅将宗教视为表达道德相关的声音，就等于关闭了宗教（尤其是巴哈伊信仰）为文明建设进程提供丰富概念和灵性洞见之门。事实上，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目睹物质主义哲学的弊端后，意识到必须承认人类存在的灵性维度，这为在更广阔背景下讨论宗教开辟了道路。有鉴于此，我们应当重温先前课程中的论述：将宗教视为与科学互补的知识和实践体系，不失为一种富有成效的认知路径。世界正义院就此指出：

“……科学与宗教是两套互补的知识和实践体系，借此，人类得以理解周围的世界，文明得以前进……”⁷⁵

在此，我们不妨回顾在第五册第三单元中关于科学与宗教和谐原则的讨论——当时我们曾自问二者究竟如何相辅相成。

一种可能的观点是，科学和宗教所蕴含的真理涵盖了两个独立且相互排斥的经验领域。科学探究物质世界：既包括自然规律，也涉及与人类社会、制度及交往相关的某些现象。科学所产生的知识成为技术进步的基础，而科技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能贻害无穷。但无论社会科学如何进步，科学本身在决定其成果应用方向上能力始终有限。相比之下，宗教关注的是人类存在的灵性层面。其目的是启迪个体的内在生命，触及行为动机之根源，并培育引导人类行为的道德准则。文明进程依赖于这两种知识体系；只要二者各自保持在其天赋领域，便无冲突之虞。

这种科学与宗教和谐共融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主要停留在应用层面。按照这种思路，科学与宗教终究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各行其是，但真正重要的是科技与道德之间的互动。所以这种分析框架很快

就会显现其局限性——事实上，二者都试图理解和解释的现象不胜枚举。虽然在自然领域这一重叠较不明显，但在人类和社会学研究中却显而易见。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学与宗教在认知实在的方式上存在诸多共通之处：二者都坚信宇宙存在内在秩序，并认同人类心智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理解这种秩序。科学方法在探索宇宙运行规律方面已展现出非凡效力，而宗教在引导人类推动文明进步时，同样需要运用这些方法。科学与宗教虽非同质，却因有足够的共性而能展开对话、和谐共进、相互启发并彼此补充。因此，将科学与宗教视为两个互补的知识与实践体系是合乎逻辑的——它们不仅在探讨的议题上有所交集，在方法运用上也存在共通之处。

基于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这一理解，我们在第五册指出，二者共同探索的领域涉及人类心智的力量、生命起源，以及智慧与道德发展等议题。在第十三册中，我们建议你在一个旨在促进特定人群健康的项目背景下，进行一项练习，识别出人类健康的知识源于这两种知识体系中的哪一个。现在，让我们围绕环境议题开展类似的练习，以此深入理解“将科学与宗教视为互补性知识源泉”这一理念的实质内涵。

第 22 节

很显然，尽管“观察的理论渗透性 (*Theory-Dependence of Observation*)”带来了诸多复杂性，仍有大量科学概念和科学事实以某种方式被纳入环境议题的讨论。然而除此之外，在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诸多问题上，尽管主要还是通过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却也能从宗教洞见中受益颇丰。世界正义院在其一封授写函中回应了三位教友关于气候变化的咨询，作出了如下精辟阐述：

“本世纪人类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之一是，如何让日益增长、高速发展却尚未团结的全球人口，以公正的方式与地球及其有限资源和谐共处。当一个有机体对其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或超出其承载能力时，某些生物学现实就会显现。资源的有限性与分配不公正在诸多层面深刻

影响着国家内部及国际社会关系，甚至可能引发动乱与战争。而人类事务的特定安排，也可能对环境造成灾难性后果。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人为因素的占比及其影响的缓解可能性等问题，正是这一宏大课题的核心维度。巴哈欧拉的天启借由倡导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共生直接或间接地触及了此类关切。因此，巴哈伊信徒必须就这些问题在思想与行动层面做出贡献。”⁷⁶

显然，在寻求自然环境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时，我们必然要仰赖科学的指引。上述信函明确指出：

“巴哈伊教义中包含有关科学重要性的教导。巴哈欧拉指出：
‘的确，科学家……对世人的贡献伟大至极……’阿博都-巴哈写道：‘今日的科学是通向实在本质的桥梁’，并反复强调‘宗教必须与科学和理性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当守基·埃芬迪被问及科学问题时，他在一封授写函中回道：‘我们是一个宗教，不具备裁定科学事务的资格。’针对多次提出的科学议题，他始终如一地建议巴哈伊信徒：这类问题应当交由科学家研究论证。”⁷⁷

信中继续写道：

“通过严谨的科学方法获得的可靠研究成果，产生可付诸行动的知识；而最终，这些行动成果必须经受进一步的科学探究和物理世界客观事实的检验。”⁷⁸

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巴哈伊信仰的教义中蕴含着哪些真知灼见和核心理念，能够为合理的环境健康治理方法中涉及的科学、技术和政策制定提供有益补充？首先，我们可以设想，许多试图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各方人士或许会认同以下前提：每项人类活动都会影响自然环境，参与人数越多，其影响就更加显著。显然，通过终止绝大多数人类活动来解决环境问题绝非可行之策。全球人口持续增长，若要确保数十亿地球居民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的日常活动必然对环境产生影响。因此，环境健康与繁荣发展必须统筹考量。

因此，一个核心挑战是如何同时实现两个看似矛盾的目标——自然环境的健康与人类的繁荣发展。显然，这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综合策略。为了实现练习的目的，我们可以暂时搁置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方法，尽管它很重要。在第十三册中，我们探讨了一种受教义启发形成的进步观，即生命的物质和灵性层面应该协同并进。我们可以预见，以此为目标的⁷⁹人类活动将与自然环境的福祉和谐共存。然而，要实现这种和谐，个人与集体在思维和行为模式上就必须进行深刻变革，更需要重塑构成人类存在根基的核心关系——而这正是宗教可以贡献宝贵知识之处。

为简要探讨上述观点，请研读以下引文，并从中找出揭示社会弊病（包括环境恶化问题）根源的灵性事实或真理。随后，请在空白处写下你发现的真理。为便于查阅，引文已分为三组，每组均附有两个示例。

“任何人若谨守公正，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超越适度的界限。通过祂，那全见者的指引，就能辨认一切事物的真理。人类的文明——往往充满倡导艺术与科学的博学之士的夸耀，倘若被允许超越适度的界限，必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危害，全知者这样警告你们。倘若强调过分，文明将成为生长邪恶之果的沃土，正如文明以前被局限于适度的界限以内时曾带来丰硕的善果一样。”⁷⁹

“纵容人类掠夺自然资源来满足无止境贪欲的体制，驱使着环境危机日益恶化，这说明当前对于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是多么匮乏……”⁸⁰

“我们不能将人心和其外在环境割裂开来，不能认为一旦其中某一方得到改善，一切就都获得了改善。人与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的内在生命塑造了环境，而其本身也深受环境的影响。两者相互作用，人生之中的每一个持久的变化，都是这些相互作用的产物。”⁸¹

“凡有识之士行于大地之上，必心生敬畏——因他深知：其自身之繁荣、财富、力量、尊荣、进步与权能，皆源自上帝命定、万人践踏之

尘土。诚然，悟此真理者，必涤除一切骄矜、傲慢与虚荣，臻于至洁至圣之境。”⁸²

“所谓‘经济解决方案本质上是神圣的’，意指唯有宗教才能给人性带来根本转变，从而使人类得以调适社会经济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驾驭那些威胁其生存根基的经济力量，进而确立对自然力量的真正主宰。”⁸³

“任何一个群体，若只考虑自身的康乐而不考虑其邻人的康乐，或只顾追求经济利益而无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会受到何种影响，人类的集体生活就要蒙受苦难。一个顽固的障碍就这样阻挡着重大的社会进步：一次又一次，共同利益受到损害，贪婪和自利占了上风。”⁸⁴

“尔等当在世上恪守诚信，勿吝嗇上帝恩赐之一切，济助贫弱。”⁸⁵

“上帝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祂供给所有，无加区分。收成分享人人，恩雨倾洒众生，阳光温暖万事万物。葱郁的大地供养所有的人。因此，普天之下的全人类都应该享有最高程度快乐、最高程度的安逸、最高程度的幸福。

可是，倘若出现如此情状：有些人快乐和安逸，有些人却惨遭不幸；有些人积累了巨量的财富，有些人却极度贫穷。那么，在如此体制中，人们就不可能过得幸福，也不可能赢得上帝的青睐。上帝善待众生。上帝的青睐存在于人类所有个体成员的幸福之中。”⁸⁶

“……我们发觉，人们被狂热和自私所迷惑，每个人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即便损害他的兄弟也在所不惜。他们都渴望发财，很少注意或者根本不顾他人的幸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安逸，而丝毫不去关心他们同伴的处境。”⁸⁷

— 只要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仍受贪欲驱使，环境危机必将持续恶化。

— 文明若恪守中庸之道，则为良善之源；然失其节制，则酿社会与自然之祸端。

“曰：倘若你们追求今生和今生的虚浮事物，当你们还在母亲子宫里时，便应开始追寻了，因为你们在那时便不断地接近它们了，惟愿你们明白。另一方面，由你们诞生之时至成年，你们一直在退离世界而趋近尘土。你们活在世上的日子屈指可数，你们的机会几近丧失，那么，为何你们如此贪婪地积聚世俗的财物呢？疏忽的人们啊！难道你们不愿摆脱麻木吗？”⁸⁸

“……明辨瞬逝与永恒者，有福也……”⁸⁹

“众多世人只顾一己之利和世俗欲望，沉浸于凡间之汪洋，成为自然界之囚徒。而有些灵魂却迥然不同，他们挣脱了物质世界的桎梏，如飞鸟般翱翔于这无垠之境。”⁹⁰

“人类浸淫于物质主义的汪洋大海，埋头于此生此世的凡事俗务。他们只贪念俗世财富，除了这转瞬即逝的尘世欲望外，别无他求。”⁹¹

—— 人生真谛，不在聚敛世间财物。

—— 贪敛巨额财富实是无知的表现——不明白自我们出生在这物质世界的那刻起，我们就一天天远离它，步步趋近来世。

“全人类已被贪婪所俘虏，万千世界的主啊！祢超脱的化身又在何处？”⁹²

“莫让我那充溢了我对你不灭的爱之居所为贪婪的残暴所毁坏；莫让自私与物欲的尘埃遮蔽这圣洁的青年的美质。以正直的精华修饰你自己；使你的心，除上帝外，不畏惧任何事物。勿让空虚和放纵的欲望之荆棘阻碍你们灵魂的灿烂春天的来临；勿妨碍生命之泉由你们的心灵涌流而出。”⁹³

“嗜欲之化身啊！抛却贪婪而求知足。因贪婪者常陷匮乏，知足者总得爱和赞美。”⁹⁴

“他应以少知足，不存奢望。”⁹⁵

“存在之子啊！我以权能之手造就了 you，以力量之指创生了你，已将我光之精髓置于你的内在。你当知足，勿求其他，因为我的工作完美的，我的命令是必行的。对此勿问勿疑。”⁹⁶

“通过本超凡旅程之诸高层面后，行者进入满足之谷。在本谷，他感受灵性境界吹来的神圣满足之风。他将烧毁需求之面纱，凭内在与外在之眼，于万物内外观察‘真主以其丰裕补偿每一个人’之日。他由悲伤变成极乐，从痛苦转为欢愉。他的忧伤与悲痛让位于欢乐与狂喜。”⁹⁷

—— 贪得无厌者，终失一切恩典。

—— 无超脱之心，则自由不可得。

现在，请与小组讨论以下问题：你所辨识出的这些灵性真理，其有效性是否比与那些揭示环境恶化直接物理成因的科学事实逊色吗？这些真理又要求人类做出哪些灵性与道德承诺，方能构建有利于自然环境健康的新型关系体系？

通过上述练习，相信你已然发现：我们从宗教获得的知识与科学知识相互补充，能够让我们得以洞见超越物质世界的灵性实在。因此，我们戒除贪婪不仅因其有悖道德，更因知足乃是灵魂向更高实在进步的存在状态。科学通过物理定律帮助我们理解自然；宗教在认同科学解释的同时，更赋予我们一个补充视角——将自然视为上帝意志的彰显。

“这个自然界受制于一个健全的组织、不可违背的法则、完美的秩序和圆满的设计，从未偏离分毫。其精妙程度如此之深，倘若你以洞察之眼与明辨之力观察，便会发现万物——从微不可见的原子到物质世界中最为庞大的星体，如太阳或其它恒星和发光体——无论其秩序、构造、外在形态或运动，皆以最完美的方式被组织，且都遵循着同一普世法则，永无偏离。”⁹⁸

“曰：自然的实质乃是我的名号——造物者和创造者——之体现。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名号的显现形式有多种多样，而在这多样形式中，明察之人可发现诸多征象。自然是上帝的意志，是上帝的意志在这个偶然世界并通过这个偶然世界的表达。自然乃是那位命定者、全智者的天意表露。如果有人断言，自然就是显示于存在界的上帝的意志，那么谁也不应质疑这种说法。自然赋有一种力量，其实在就连博学之士也无法领悟。确实，明悟者除了认知我的名号——造物主所发出的璀璨荣光外，其他一无所知。”⁹⁹

“诸天与凡尘中的任何事物，均是一个直接证据，表明上帝的属性与名称显示其中，因每粒原子皆蕴藏诸般表征，可有力证实那至大光明的显示。”¹⁰⁰

让我们阅读以下《人类的繁荣》一书中的摘录来结束本次练习：

“一些理论认为，大自然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以满足人类的任何要求。今天，这些思想的谬误已被无情地暴露，那些信奉扩张、获取以及满足大众欲望为绝对价值的文化，也正被迫承认这些目标本身不能用作制定政策的实际导向。大多数严重的经济问题都是全球性而非局部性的，倘若决策者们不能顾及这一事实，那么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同样会是不充分的。

“还有人当真相信神化大自然便能化解这个道德危机，这反而证明该危机已经造成了精神与思想上的绝望。认识到创造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及人类有责任照顾这整体固然可嘉，但单靠它还不足以在人们的意识中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唯有真正完全符合科学与心灵精神的突破性领悟，才能使人类有资格承担这项历史赋予的重任。”¹⁰¹

第 23 节

在本单元结束之前，我们有必要再次提醒自己——尤其是那些参与学术及专业领域相关讨论的同仁——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剧烈动荡的过渡期，类似于个人从青春期迈向成熟期的蜕变过程。在第九册我们详细探讨了主题，剖析了人类集体在童年期的某些典型特征，这些特征必将逐渐让位于符合其成熟期的态度和思维习惯。对此，圣护指出：

“值此‘人类文明史上最严峻危机’的时刻——这令人想起‘宗教消亡与诞生’的时代——我们正在目睹人类缓慢而痛苦演变历程中的青春期阶段。这个阶段乃是为人类迈向成熟期所做的准备。而成熟期的允诺，早已铭刻在巴哈欧拉的教义之中，珍藏于祂的预言之内。当前过渡期的动荡乱象，恰恰体现了青春期的冲动和非理性本能的特征：愚蠢妄为、挥霍浪费、骄矜自负、桀骜不驯以及蔑视纪律。”¹⁰²

下面是你熟悉的阿博都-巴哈的话语：

“适用于人类早期阶段之需要者，不可能再满足本时代及全新和成熟阶段之需求。人类已摆脱先前之局限，完成早期之教化。时至今日，人类应吸纳新的美质、力量、道德和能力。新的恩典、馈赠及完善正等待着且已降临人类。人类世界的青春期所享有的礼物和恩泽虽然及时且足够，但如今它们已无法满足人类成熟的需要。孩童和婴儿的玩具不可能再满足成人心智的需要或引发其兴趣。”¹⁰³

现在结合上述引文，让我们回顾本书第一单元中的讨论。可以说，塑造了当前许多知识领域发展的假设和概念——特别是那些涉及人类思想、意识、社会组织和经济关系等现象的学科——是人类童年期的智性表达，这表明在我们集体迈向成熟的过程中，它们必须进行巨大的调整和根本性变革。然而，使这一艰巨挑战更趋复杂的是，各种理论、学说和哲学思潮层出不穷，充斥着每个领域，严重阻碍了心智的辨别能力，无法区分合理洞察实在的主张和理论，与仅代表“当下流行趋势”的论调。圣护如此警告我们：

“我们当警惕，莫以人类的标准来苛求神圣计划。我无意断言这计划在原则或方法上符合当下人们头脑中最盛行的观念，也不认为它应当迎合躁动不安的人类在狂躁中仓促采取的种种不完美、不稳定且权宜之计的措施。难道我们还要怀疑，天之道必非人之道吗？难道信仰不正是对上帝明确旨意的全然服从、赤诚效忠、坚定不移吗？纵使它初看令人困惑，纵使它与这个动荡年代里那些朦胧的见解、无力的教条、粗陋的理论、虚妄的臆想以及浮华的观念多么格格不入。”¹⁰⁴

“我禁不住向认同信仰的人们发出恳切呼吁：请摒弃当下盛行的观念与转瞬即逝的时代潮流，并前所未有的清醒认识到：当今文明中那些已被证伪的理论与摇摇欲坠的制度，必将与注定要在其废墟上崛起的天命所归的神圣体制形成鲜明对比。我祈愿他们能以全部身心领悟自身使命无上的荣光，肩负的沉重责任，及其任务的惊人艰巨性。”¹⁰⁵

在一封授写函中，世界正义院指出了社会各体系（包括学术体系）的不足：

“仅仅重申那些已被证明无力应对当下席卷人类社会的混乱状态、亦不愿直面自身无能后果的体系——无论学术、政治、社会或经济体系——的惯例和要求，则毫无助益。如果我们只是屈服于学术实践的权威——这些学术实践标榜的客观性依据其理论本身正日益受到主要思想家的质疑——那我们不仅对自己，也对信仰造成严重的损害。”¹⁰⁶

无论我们以何种形式参与主流探讨，正如在本单元和上一单元的讨论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至关重要的一项是：研究相关领域积累的知识；借鉴巴哈伊社团在践行巴哈伊教义、协调灵性与物质发展方面日益丰富的经验；持续转向巴哈欧拉天启之洋寻求指引。在保持开放心态接纳各种理论与主张的同时，我们须小心避免某些认知陷阱。具体而言，我们最好将理论视为洞见的来源，而非奉为需要全盘接受的现实定论。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因为我们深知，需要应对的很多问题都与复杂的生命系统和进程有关，而这些系统和进程必须在人类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历经数十年的演变，正因如此，我们坚信：要获得真知灼见，需要神圣启示的光辉。因为，巴哈欧拉的天启不仅是取之不尽的知识和灵性洞见之源，更是照亮心智的明灯，它既使人辨识所遇理论与哲学中的闪光之处，也能洞察那些虽自诩符合现实、实则仍笼罩在无知阴影中的部分。下面的引文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相关概念的理解。

巴哈欧拉宣示道：

“勿用你们时下的标准和学科衡量上帝经书，因为经书本身是确立于世人之中的绝无差错之天平。尘世间列民列族所拥有的一切，皆须以此完美无误之天平加以衡量，而其砝码应依其自身标准来检测，唯愿你们明白。”¹⁰⁷

世界正义院指示我们：

“人类有一种倾向，显示者告诫我们要警惕，即用人类已有知识的不准确标准来衡量祂的圣言。我们往往试图将这些圣言生硬地套入现有的人类哲学或科学的某个范畴，但实际上，它们早已超越了这些认知范畴。若能正确理解，它们将为我们的认知开启崭新而广阔的视野。”¹⁰⁸

“显然，当代文明的危机正促使许多国家的思想家探索新的学术方法，以应对前所未有的灵性、道德、文化和社会现象。在参与这项努力时，还没有哪个群体像巴哈伊社团一样发挥主导作用。这个巴哈伊群体，正被巴哈欧拉的天启逐渐将它从思维习惯所根植文化的‘引力束缚’中解放出来，已经拥有了探索实在的独特方法。这种方法还需要精心打磨，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更有效的工具。”¹⁰⁹

“显然，巴哈伊圣作照亮了人类所有事业领域与学术学科。那些有幸承认巴哈欧拉地位者，蒙赐得以接触照耀一切思想和探索领域的天启，并受命运用他们沉浸于圣作中获得的领悟来促进信仰的利益。

“那些具备能力和机会的信徒一再受到鼓励去追求学术研究。通过这些研究，他们不仅能够为信仰提供亟需的服务，还能够获得深入理解巴哈伊教义的意义和影响的途径。他们还发现，通过更深入地理解巴哈欧拉天启所获得的真知灼见可以阐明其学术探究的主题。”¹¹⁰

“现在，作为一名巴哈伊，你深知巴哈欧拉关于人生目的、人性本质以及人类生活的良好行为的教义皆是神圣天启，因此是真理。然而，你不仅要花时间研习巴哈伊教义以求透彻理解，还要弄清楚它们如何修正你的专业观念。当然，这对科学家来说并非罕见困境。在科研过程中，某个要素的发现引发人类广泛领域的思想革命，这样的情形何其常见。在每一个案例中，你都必须基于对巴哈伊教义日益增长的理解，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判断来寻求指引……”¹¹¹

“西方思想中诸多被大众奉为圭臬的原则，终将在时间验证下显露出其谬误性或片面性。……现代社会的症结之一，在于各学科过度专业化且彼此孤立。当今思想家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整合过去一个世纪积累的浩瀚知识，或至少要建立其内在关联。巴哈伊信徒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一要素，并领悟这一天启的适度精神与普世包容性特质。”¹¹²

“……信徒必须认识到智识上的诚实和谦卑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天启期，许多谬误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信仰上帝天启的信徒过于急切地试图将神圣佳音纳入他们有限的理解框架内，妄图界定超越其认知能力的教义，解释唯有后世智慧与经验才能领悟的奥秘，断言某事为真仅因其看似可取且必要。我们必须谨防这种对根本真理的妥协，戒除这等智识上的傲慢。”¹¹³

请不妨稍作沉思：你所在领域所采用的一些知识探索方法和途径，或专业实践所遵循的标准，如何通过深入理解巴哈欧拉天启中的诸多概念而得到启发？这样的领悟又将引导你做出怎样的调整或修改呢？

请与小组讨论：在参与社会探讨时，以下品质如何提升我们恰当地利用人类积累知识的能力。

灵性洞察力：

诚实：

勇气：

谦卑：

第 24 节

让我们通过反思灵性品质——勇气和谦逊——来结束本单元，这些品质必定会激发为社会主流探讨做贡献的每一份努力。

“虽说学习科学和艺术是人类最大的荣耀，但只有在符合此条件的前提下才是如此：人类之河流入大能之海，从上帝那亘古之源中汲取灵感。当此发生之际，每位传导教师都会变成无涯之海，每位学生都会变成丰沛的知识之泉。若能如此，求知便被引向上帝之美，而上帝是一切知识之目标，这目标何等崇高；若非如此，哪怕一滴水也可能将人与那浩荡洪恩隔绝，因为自负与傲慢伴随学识而生，导致对上帝的误解和冷漠。”¹¹⁴

“人确实是高尚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上帝征象之容器。尽管如此，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的知识、才学或品德胜过他人，或自视高人一等，或寻求优待，此乃严重罪过。”¹¹⁵

“欲望之儿女啊！抛弃虚荣之袍服，褪去傲慢之装束。”¹¹⁶

“谦虚使人晋升荣耀与权能之天国，骄傲使人堕落可鄙卑下之深渊。”¹¹⁷

“让我们以最纯粹的无私与超脱交往，以灵性之光辉照耀彼此，怀着温良、谦卑与忠诚相待。”¹¹⁸

“在尘世大人物面前提及我，不要害怕。”¹¹⁹

“用真知识之力量作武装，驰骋沙场，奋力冲击愚昧之敌，驱散谬误之军，高举神圣指引之大旗，吹响胜利之号角——如此大无畏之勇士，必成功德！”¹²⁰

“上帝王国蕴藏着无穷威力。唯有当生命之军英勇无畏，方能持续蒙受这天国的确认佑助……”¹²¹

引言出处

1. From a letter dated 4 January 2009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Australia, published in *Framework for Action: Selected Messages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and Supplementary Material, 2006–2016* (West Palm Beach: Palabra Publications, 2017), no. 43.5, pp. 260–61.
2. From a letter dated 27 December 2017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an individual, par. 12,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3. From a letter dated 6 February 2011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a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in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A Compilation Prepared by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Evanston: Bahá'í Publishing, 2023), no. 80, p. 81.
4. From a letter dated 18 January 2019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Bahá'ís of the world, par. 13,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5. From a letter dated 24 July 2013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Canada, published in *Framework for Action*, no. 54.5, p. 304.
6. From a message dated 30 December 2021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Continental Boards of Counsellors, published in *The Nine Year Plan, 2022–2031: Messages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West Palm Beach: Palabra Publications, 2022), no. 6.19, pp. 56–57.
7. *Ibid.*, no. 6.22, p. 59.
8. *Ibid.*, no. 6.17, p. 54.
9. From the Riḍván 2010 message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Bahá'ís of the world, published in *Framework for Action*, no. 14.30, pp. 89–90.
10. From a letter dated 6 February 2011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a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in the compilation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no. 80, p. 81.
11. From the Riḍván 2013 message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Bahá'ís of the world, published in *Framework for Action*, no. 24.9, p. 166.
12. From the Riḍván 2018 message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Bahá'ís of the world, in *Social Action: A Compilation Prepared by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Evanst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2020, 2023 printing), no. 124, p. 69.
13. From the Riḍván 2010 message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Bahá'ís of the world, published in *Framework for Action*, no. 14.28, p. 88.
14. ¹⁴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3, 2017 printing), CXXXVI, par. 2, p. 306.
15. 'Abdu'l-Bahá, *The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2007, 2016 printing), par. 23, pp. 18–19.

16. From a talk given on 19 November 1911, published in *Paris Talks: Addresses Given by 'Abdu'l-Bahá in 1911*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2006, 2016 printing), no. 32.4, p. 121.
17. From a talk given on 10 November 1912, published in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Talks Delivered by 'Abdu'l-Bahá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n 1912*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2012), par. 8, p. 599.
18. 'Abdu'l-Bahá, in *Some Answered Questions*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2014, 2022 printing), no. 44.6, pp. 192–93.
19.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2010, 2015 printing), no. 35.4, p. 102.
20. From “Tarázát” [Ornaments], published in *Tablets of Bahá'u'lláh Revealed after the Kitáb-i-Aqdas*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1988, 2021 printing), no. 4.10, p. 35.
21. From a talk given by 'Abdu'l-Bahá on 20 April 1912, published in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par. 2, p. 48.
22.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no. 225.19, p. 401.
23. From a talk given by 'Abdu'l-Bahá on 25 September 1912, published in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par. 2, pp. 478–79.
24. From a Tablet dated 17 December 1919 addressed by 'Abdu'l-Bahá to the Central Organization for a Durable Peace, The Hague, par. 34,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25. 'Abdu'l-Bahá, in the compilation *Social Action*, no. 130, pp. 73–74.
26. From a message dated 2 March 2013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Bahá'ís of Iran, published in *Framework for Action*, no. 23.16, p. 157.
27. From a letter dated 28 November 2023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Bahá'ís of the world,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Reflections on 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Formative Age*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2023), p. 41.
28. From a message dated October 2017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bicentenary celebrations of the Birth of Bahá'u'lláh, par. 4,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29. From a letter dated 20 February 1927 written by Shoghi Effendi to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published in *Bahá'í Administration: Selected Messages, 1922–1932*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4, 1998 printing), p. 125.
30. From a letter dated 10 January 1926 written by Shoghi Effendi to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bid.*, p. 102.
31. From a letter dated 22 January 2010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an individual, par. 4,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32. Bahá'u'lláh, in *The Kitáb-i-Aqdas: The Most Holy Book*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1993, 2021 printing), par. 181, p. 86.

33. Shoghi Effendi, *The Promised Day Is Come*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6, 2018 printing), pars. 2 and 5, pp. 3 and 5.
34. Shoghi Effendi, *The Advent of Divine Justice*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2006, 2018 printing), par. 103, p. 109.
35. Shoghi Effendi, *The Promised Day Is Come*, par. 300, pp. 200–1.
36. From a letter dated 3 December 2020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an individual.
37. From “The Promise of World Peace”, a statement dated October 1985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Year of Peace, published in *Messages from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63–1986: The Third Epoch of the Formative Age*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6), no. 438.37, p. 690.
38. From a letter dated 23 December 2008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an individual, in the compilation *Social Action*, no. 44, p. 22.
39. From a letter dated 24 October 1990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Australia, published in *Messages from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86–2001: The Fourth Epoch of the Formative Age*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2010), no. 96.7, p. 173.
40. From a talk given by ‘Abdu’l-Bahá on 2 May 1912, published in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par. 2, p. 99.
41. From a message dated 2 March 2013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Bahá'ís of Iran, published in *Framework for Action*, no. 23.10, p. 153.
42. From a letter dated 27 April 2017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an individual, par. 10–11,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43. From a letter dated 29 November 2017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ree individuals, par. 10,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44. From a message dated 2 March 2013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Bahá'ís of Iran, published in *Framework for Action*, no. 23.10, pp. 153–54.
45. From the Riḍván 2010 message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Bahá'ís of the world, *ibid.*, no. 14.29, p. 89.
46. From “Tajalliyát” [Effulgences], published in *Tablets of Bahá'u'lláh Revealed after the Kitáb-i-Aqdas*, no. 5.13, p. 56.
47. ‘Abdu’l-Bahá, in *Some Answered Questions*, no. 34.10, p. 155.
48. ‘Abdu’l-Bahá, in the compilation *Social Action*, no. 53, p. 26.
49. *Ibid.*, no. 55, p. 27.
50. From a letter dated 21 January 2014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an individual, *ibid.*, no. 153, p. 94.

51. From a message dated 28 December 2010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Continental Boards of Counsellors, published in *Framework for Action*, no. 16.37–38, p. 115.
52. From a letter dated 22 July 2020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Bahá'ís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 4,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53. From a letter dated 9 October 2015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a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par. 2,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54. *Ibid.*, par. 6.
55. From a letter dated 1 December 2019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all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ies, par. 2–6,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56. From a letter dated 19 April 2013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a small group of individuals, published in *Framework for Action*, no. 51.3, p. 290.
57. From a letter dated 14 November 1923 written by Shoghi Effendi to the Bahá'ís of the West, published in *Bahá'í Administration*, p. 50.
58. From a letter dated 11 March 1936 written by Shoghi Effendi to the Bahá'ís of the West, published in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Selected Letters*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1, 2012 printing), p. 187.
59. From a statement dated April 2002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world's religious leaders, par. 14,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60. Shoghi Effendi, *The Promised Day Is Come*, par. 291, pp. 193–94.
61.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no. 23.6, p. 78.
62. 'Abdu'l-Bahá, *The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par. 130, pp. 93–94.
63. *Ibid.*, par. 143, p. 104.
64. From “Lawḥ-i-Maqṣúd” [Tablet of Maqṣúd], published in *Tablets of Bahá'u'lláh Revealed after the Kitáb-i-Aqdas*, no. 11.14, p. 206; also in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CX, par. 1, p. 244.
65. 'Abdu'l-Bahá, *The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par. 135, p. 96.
66.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no. 227.9, p. 413.
67. From a message dated October 2017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bicentenary celebrations of the Birth of Bahá'u'lláh, par. 4,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68. From a statement dated April 2002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world's religious leaders, par. 12,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69. From a talk given by 'Abdu'l-Bahá on 12 November 1911, published in *Paris Talks*, no. 44.14, p. 179.
70. From a talk given by 'Abdu'l-Bahá on 9 June 1912, published in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par. 9, p. 244.

71. Ibid., par. 14, pp. 251–52.
72. From a talk given by ‘Abdu’l-Bahá on 12 November 1911, published in *Paris Talks*, no. 44.24, p. 181.
73. Ibid., no. 44.26, pp. 181–82.
74. From a statement dated April 2002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world’s religious leaders, par. 23,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75. From a message dated 2 March 2013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Bahá’ís of Iran, published in *Framework for Action*, no. 23.9, p. 152.
76. From a letter dated 29 November 2017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ree individuals, par. 4,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77. Ibid., par. 5.
78. Ibid., par. 6.
79.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CLXIV, par. 2, pp. 388–89.
80. From a message dated 2 March 2013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Bahá’ís of Iran, published in *Framework for Action*, no. 23.6, p. 151.
81. From a letter dated 17 February 1933 written on behalf of Shoghi Effendi to an individual, in the compilation *Social Action*, no. 90, pp. 43–44.
82. Bahá’u’lláh, *Epistle to the Son of the Wolf*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8, 2016 printing), p. 44.
83. From a letter dated 26 December 1935 written on behalf of Shoghi Effendi to an individual, in the compilation *Social Action*, no. 219, pp. 130–31.
84. From a message dated 1 March 2017 from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the Bahá’ís of the world, *ibid.*, no. 226, p. 138.
85. *Epistle to the Son of the Wolf*, pp. 54–55; also in “Súriy-i-Haykal” [Súrih of the Temple], published in *The Summons of the Lord of Hosts: Tablets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2006), par. 149, p. 118.
86. From a talk given by ‘Abdu’l-Bahá on 3 September 1912, published in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par. 22–23, pp. 439–40.
87. From a talk given by ‘Abdu’l-Bahá on 8 November 1911, published in *Paris Talks*, no. 26.2, pp. 93–94.
88.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LXVI, par. 4, pp. 143–44; also in “Súriy-i-Mulúk” [Súrih of the Kings], published in *The Summons of the Lord of Hosts*, par. 40, pp. 294–95.
89. Bahá’u’lláh, in “Extracts from Bahá’í Sacred Writings”, published in *The Bahá’í World: Volume One, 1925–1926*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26, 1980 printing), p. 43.
90.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no. 223.1, pp. 388–89.

91. From a talk given by ‘Abdu’l-Bahá on 24 September 1912, published in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par. 4, p. 474.
92. Bahá’u’lláh, in *Bahá’í Prayers: A Selection of Prayers Revealed by Bahá’u’lláh, the Báb, and ‘Abdu’l-Bahá*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2002, 2020 printing), p. 308.
93.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CLIII, par. 1, p. 366.
94. Bahá’u’lláh, *The Hidden Words*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2003, 2022 printing), Persian no. 50, p. 39.
95. Bahá’u’lláh, *The Kitáb-i-Íqán: The Book of Certitude*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2003, 2022 printing), par. 214, p. 202; also in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CXXV, par. 3, p. 300.
96. *The Hidden Words*, Arabic no. 12, p. 6.
97. *The Call of the Divine Beloved: Selected Mystical Works of Bahá’u’lláh*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2018), no. 2.61, p. 39.
98. ‘Abdu’l-Bahá, in *Some Answered Questions*, no. 1.2, p. 3.
99. From “Lawḥ-i-Ḥikmat” [Tablet of Wisdom], published in *Tablets of Bahá’u’lláh Revealed after the Kitáb-i-Aqdas*, no. 9.14, pp. 174–75.
100. *The Kitáb-i-Íqán*, par. 107, p. 105; also in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XC, par. 1, p. 200.
101. From “The Prosperity of Humankind”, a statement prepared by the 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f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and released on 3 March 1995 on the occa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Summ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par. 49–50,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102. Shoghi Effendi, *The Promised Day Is Come*, par. 288, pp. 191–92.
103. From a talk given by ‘Abdu’l-Bahá on 17 November 1912, published in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par. 4, p. 618.
104. From a letter dated 23 February 1924 written by Shoghi Effendi to the Bahá’ís of the West, published in *Bahá’í Administration*, pp. 62–63.
105. From a letter dated 21 March 1930 written by Shoghi Effendi to the Bahá’ís of the West, published in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pp. 16–17.
106. From a letter dated 5 October 1993, in *Issues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the Bahá’í Faith: Extracts from letters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9) no. 2.3, p. 10; also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107. Bahá’u’lláh, in *The Kitáb-i-Aqdas*, par. 99, pp. 58; also in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XCVIII, par. 1, p. 224.
108. From a letter dated 3 June 1982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individuals, par. 5,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109. From a letter dated 5 October 1993, in *Issues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the Bahá'í Faith*, no. 2.5, p. 11; also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110. From a letter dated 19 October 1993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in *Issues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the Bahá'í Faith*, no. 4.3–4, p. 13; also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111. From a letter dated 6 February 1973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an individual, published in *Messages from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63–1986*, no. 126.10, p. 235; also in *Scholarship: Extracts from the Bahá'í Writings*, compiled by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Inglewood: Bahá'í Publications Australia, 1995, 2021 printing), no. 38, pp. 30–31.
112. From a letter dated 23 March 1983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an individual, in the compilation *Scholarship*, no. 64, p. 51.
113. From a letter dated 27 May 1966 written to an individual, published in *Messages from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63–1986*, no. 35.11, p. 87.
114.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no. 72.2, p. 156.
115. Bahá'u'lláh, cited in a letter dated 27 March 1978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all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ies, published in *Messages from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63–1986*, no. 206.3b, pp. 376–77.
116. *The Hidden Words*, Persian no. 47, p. 39.
117. From “Kalimát-i-Firdawsíyyih” [Words of Paradise], published in *Tablets of Bahá'u'lláh Revealed after the Kitáb-i-Aqdas*, no. 6.19, p. 72.
118. 'Abdu'l-Bahá, in “Compilation for the 2018 Counsellors' Conference”, no. 13, published on Bahá'í Reference Library (www.bahai.org).
119. From a Tablet to Mánikchí Šáhib, published in *The Tabernacle of Unity: Bahá'u'lláh's Responses to Mánikchí Šáhib and Other Writings*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2006), no. 4.12, p. 70.
120.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no. 208.1, pp. 365–66.
121. 'Abdu'l-Bahá, cited in a letter dated 28 January 1939, published in *This Decisive Hour: Messages from Shoghi Effendi to the North American Bahá'ís, 1932–1946*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2002), no. 46.4, p. 28.